

折獄龜鑑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折獄龜鑑八卷宋鄭克撰是書宋志作二十卷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俱題作決獄龜鑑蓋一書而異名者也大旨以五代和凝疑獄集及其子嶠所續均尙未詳盡因採綴舊文補苴其闕分二十門其間論斷雖意主尚德緩刑而時或偏主於寬未能悉協中道所輯故實務求廣博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而亦或兼收瑣細未免猥雜然究悉物情用廣見聞而資觸發較和氏父子之書特爲賅備晁公武讀書志稱其依劉向晏子春秋舉其綱要爲之目錄體例井然亦可謂有條不紊者已書錄解題載其目凡二百七十六條三百九十

五事今世所傳鈔本祇存五門餘皆散佚惟永樂大典
所載尙爲全書而已經合併連書二十卷之界限不復
可考謹詳加校訂析爲八卷卷數雖減于舊其文則無
所缺失也

原序

天開元會一統同文宜春舊有書版鐫於郡齋其在金日蒐
放失補殘斷莫先焉至元辛巳仲秋府尹張公國紀發其藏
歸校官若春秋分記紫陽四書昌黎文黃陳詩註折獄龜鑑
廉吏傳併有先儒講義洎南陽活人書與局方醫書咸切於
用而滅裂亡完者越半載同知郝公居正來莅郡事以敦化
善俗爲己任顓命刊補於是悉備文學掾趙君炆石書來諭
予因惟聖賢託憲言貽後人所以共天命樹民彝也善錢以
廣其傳此良師帥職分所在曷厄於時多有缺軼易曰湯武
革命順天應人此邦之人麤識事理金城夾附未嘗有烽火
之警眡他路貯書宜如舊奈何脫落無善本殆不可曉幸而

今之從政者作興斯文獨劬精而成之繼今共學之士相與
勗勵養根竣實加膏希光母敝口耳以負初意至元元默敦
牂夏五汎蒲日奉訓大夫湖南道儒學提舉陵陽虞應龍序

折獄龜鑑卷一

宋鄭克撰

釋冤上

孫登

吳太子孫登嘗乘馬出

有彈弓

志園作

字古通用

過左在求之

適見一人操彈佩圓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

聽使求過圓比之非類乃見釋

舊出吳志本傳

按人之負冤多因疑似聽者不能審謹忿然作威遂至枉

濫此事雖小可以喻大故首著焉

曹攄

于公孟嘗

二事附

案此一

章原本

軼去

事又軼去附錄中于公一節今補入

晉曹攄爲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

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爲考鞠婦
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
得情實時稱其明

出晉書
本傳

前漢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東海有孝婦少寡亡
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
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
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
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
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
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
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家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郡中以

此大敬重于公

出前漢書于定國傳于公乃定國父也

後漢上虞有寡婦養

姑至孝姑以壽終而夫女弟先懷嫌根乃誣婦厭苦供養

加酖其母官吏不察戶曹史孟嘗言於太守亦不爲理遂

以冤死郡中連旱二年

出後漢書本傳此兩事舊集並不載

臨淄寡婦若不

遇曹攄則與東海上虞無以異矣惟鑒彼負冤之可戒乃

顯此釋冤之足尙故附著之

荷融

前秦苻融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可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

停水中鞭之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濕
右黑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夢如初問之筮者云
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旣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
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
爲水離爲馬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
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
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
易位離下坎上旣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
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
之乎於是推撿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
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

舊出晉載記本傳占
夢辭煩刪取其要

按古之察獄亦多術矣卜筮怪異皆盡心焉至誠哀矜必獲冥助是以馮昌之罪具服而董豐之冤得釋也馮之馬邊非水乃火也昌之日下非日乃曰也苻融以意言其事遂驗此周宣所謂神靈動君使言者也豈非至誠哀矜而然歟

占夢事又見察賊門案此第三章原本軼去標題今補入

辛祥

法雄魏不趙德癸薛奎唐肅杜衍孫沔姚仲孫程坦孫廉斯宗說劉緯宋昌言凡一十三事附

後魏辛祥爲并州平北府司馬有白璧還兵藥道顯被誣爲賊官屬咸疑之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祥終於安定王燮征虜府長史

北出

史辛紹先傳祥其孫也舊集不載

按後漢法雄爲青州刺史每行部錄囚徒察其顏色多得

情偽蓋察獄之術有三曰色曰辭曰情此其以色察之者也若辭與情頗有冤枉而迹其狀稍涉疑似豈可遽以爲實哉若執申之理亦應爾後十二事是也故附見之云
魏丕初從周世宗鎮澶淵奏授司法參軍時有強盜五人獄具將伏法丕疑其冤囚緩刑而察之不數日本盜就擒五人獲免後事本朝終於左驍衛將軍 信都郡王德彝
雍熙中判沂州儒生乙恕郊居肄業一旦有橫尸在舍側邏者見之捕恕送官獄具將伏法德彝疑其冤命別司鞫問亦如之固令緩刑以俟未幾果獲賊恕乃得釋 薛奎
參政爲隰州軍事推官時有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而博者四人適至啟戶濺血汚衣遽驚走邏者

因捕送官考訊引伏奎獨疑之請緩其獄後數日果得殺人者 唐肅待制爲秦州司理參軍時有商人夜宿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其旦起視之血汚其衣爲吏所執不能辨明遂自誣服肅爲白其寃而知州馬知節趣令具獄肅

固持不可後數日得真殺人者就辟本州觀察推官 杜

衍丞相作河東提刑時上黨民有繼母爲人所殺或告民

殺之不勝楚掠遂自誣服獄旣具衍疑非實未論決間果

得真殺人者

已上六事並見本傳

孫沔副樞爲趙州司理參軍時

盜發屬縣爲捕者所迫乃棄其刀并所盜贓於民家後卽其家得會飲者十六人適如其數捕繫縣獄掠使服罪法皆當死以其獻上汚欺其枉而留訊之州將怒然終不敢

決未幾得真盜州將反喜謂沔曰微子吾得自脫耶

見王

相所撰墓誌凡本朝公卿事惟載於國史本傳者稱名若墓志行狀雜書小說所載則或稱爵或稱字此皆以名書之庶得古今一體且臨以紹興恤刑手詔則於禮亦當書名也

姚仲孫龍學爲許州司

理參軍時民有被盜者其妻言里胥常責賄於夫不與而怨之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傳以死而仲孫疑之知州王嗣宗曰若保非盜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真盜嗣宗復喜曰察獄當如是也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疑獄全活者數十人程坦國博爲郢州司戶參軍時民有執盜者三人法當死州趣獄上坦疑其自誣輒留更訊之後果得真盜自是雖他州疑獄監司必屬坦平決子戡爲宣徽南院使贈太師

見王珪丞相所撰墓志

孫廉觀察初隸親

事官後以慈州刺史知滄州有劫盜獄旣成廉疑之謂僚屬曰我武人也獄辭固非吾事然試召某鄰里詢其行止皆曰此平日趺弛不事今以爲盜則非也數日果得真盜降詔獎諭

斬宗說館使初以蔭補三班奉職監滄州鹽

山務嘗攝縣事有繫囚坐殺人法當死者宗說疑之會囚言母年九十病且言願得一別母而死宗說惻然釋縛令人與俱至其家旣而更獲真殺人者

劉緯大卿知邢州

屬邑有卒死於林中捕盜者從旁得一人俾償死緯疑不實明日得死卒戍所移文乃二人共竄亟令追獲其一同

竄者考之果服

宋昌言大監知澤州時有大辟獄具昌

言疑其冤持之不決果獲真盜

已上四事並見本傳

右十二事皆

以其辭與情察之者也若靳宗說釋死囚縛使別其母非知其冤而然也但以囚有念母之心而憫之耳冤狀卒明出於邂逅是亦至誠哀矜之效也其餘審謹不敢遽決亦因詳緩每獲辨釋蓋寧可淹繫以求其實毋或濫刑以陷於冤庶協舜典欽恤之義也易曰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此之謂歟

李崇

李崇爲河東太守有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饑渴之意慶賓又誣

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詣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

歎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

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去此三百按晉書本傳無此三百四字比

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話疑其有異便即詰問迹其由緒

按晉書本傳無迹其由緒四字乃云是流兵背役逃走按晉書本傳無此一字姓解字

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

嫂姓徐君脫矜愍爲往報告見申委曲家兄聞之必重相報

所有資財當不愛惜按晉書無所有資財當不愛惜八字今但見質若往不獲

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顧幾何當放賢弟若

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當備財物此

人具以告崇崇攝慶賓問曰爾弟逃亡何故妄認他尸慶賓

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

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

按此章標題祇載李崇一事原

本此下又載柳慶二事於體例不符考柳慶前一事見後第九章後一事見後謫賊門此蓋誤載今刪去

按此亦察其面之色歟之辭事之情而疑其誣服者也但

用謫鉤慝以驗誣告爲異耳然所以給而驗之者欲釋誣

服之冤也故列於此焉

給兵事又見辨誣門質弟事又見鉤慝門鞭正事又見懲惡門

司馬悅

後魏司馬悅爲豫州刺史有上蔡董毛奴齎錢五千死於道

路或疑張堤行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楚掠自誣言殺

悅疑不實引毛奴兄靈之問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

遺曾得何物答曰得一刀鞘悅取刀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

爲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者言此刀鞘其手所作去歲賣與鄰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具服靈之又於及祖身上認得毛奴所服阜襦遂釋張堤

出北史司馬楚之傳悅其孫也舊集不載

按悅所以能使及祖服罪者雖有智算亦偶然耳向若賊不遺刀鞘或鞘非州內刀匠所作何從知及祖爲賊耶其可稱者哀矜審謹合於中孚議獄緩死之義故卒能獲賊以釋冤也

認鞘事又見迹賊門

宋世良

後魏宋世良爲清河太守時陽平郡移掩盜賊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惟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怒曰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始歎服焉

出北史宋隱傳世良其族曾孫也舊

集不
載

按他郡移掩劫盜雖或誣引咎不在我據名縛送斯亦可
矣世良乃復訊其情狀實者送之非者放之是哀矜審謹
之至也傳言齊天保初大赦世良郡無一囚率郡吏拜詔
而已此其效歟

蘇瓊

北齊蘇瓊爲文襄儀同府刑獄參軍并州嘗有強盜推其事
者所疑賊徒並已考伏失物家亦識認惟不獲盜賊付瓊窮
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贓驗文襄語前妄引者
曰爾輩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

出北史本傳
舊集不載

按瓊推盜之術固有可稱然君子所貴者不在覈姦而在

釋冤也

柳慶

後周柳慶初仕後魏爲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
都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
失之謂是主人所竊詣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疑之
乃召問賈人曰卿鑰常置何處對曰常自帶之慶曰頗與人
同宿乎曰無曰人同飲乎曰向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
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痛自誣非盜也被沙門乃真盜耳卽
遣吏逮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金

舊出北史柳虬

傳慶其弟也

按緘閉不異而失其金則盜非遠故疑主人慶察其色其

辭其情而知主人誣服矣故問其管鑰所在同宿同飲者誰沙門無故與賈酣宴不一而止果何意哉此必伺隙爲盜也醉而晝寢彼乃得便其金於是失之沙門非盜而何慶之明察亦可稱矣用以釋冤尤爲美也

問鑰事又見迹盜門

韋鼎

蕭懷武附

隋韋鼎爲光州刺史有人客遊通王家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州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寺僧給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卽放此客遣人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道無拾遺

出南

史平獻傳鼎其孫也舊集不載

按鼎所以知者能廣耳目以察姦慝也苟不如是則無以
釋疑似之冤矣夫治民之有耳目也猶用兵之有間諜也
兵法云非聖智不能用間非微密者不能得間之實廣耳
目察姦慝亦猶是也不然則所使察姦慝者或反爲姦慝
矣王蜀時有蕭懷武主尋事團乃軍巡之職也所管百餘
人每人各養私名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別呼之曰狗
深坊曲巷馬盤酒保乞丐傭作販賣童兒皆有其徒民間
偶語無不知者或在州郡及勲貴家掌庖看廐御車執樂
公私動靜卽時聞達於是人心恐懼自疑肘腋悉其狗也
懷武殺人不可勝數冤枉之聲滿於內外郭崇韜入蜀乃
族誅之

見成都古今記

是使察姦慝而反爲姦慝者也豈能資耳

目之用釋疑似之冤乎鼎異於此故可稱也

蔣常

韓思
彥附

唐貞觀中衛州版橋店主張逖妻歸寧有魏州三衛楊正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發是夜有人取其刀殺逖却納鞘中正等不覺至曉店人追及刀血狼籍收禁考掠遂自誣服太宗疑之差御史蔣常覆推常至追店人十五以上皆集人數不足因俱放散獨留一嫗年八十餘晚乃令出密遣獄典覘之曰有人共話卽記姓名果有一人問嫗使人作何推勘前後三日並是此人捕獲詰問具服與逖妻姦殺逖有實跡正等乃釋

舊不著出處當是唐人小說所載今亡其本耳餘類此者同

按李崇用譎鉤慝蔣常用譎察賊而皆能釋冤斯無惡於

謫也

留姬事又見謫賊門

又唐韓思彥使并州有賊殺人主名不立

醉者懷刀血汙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兒數百暮出

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追

訊遂擒真盜

見唐書本傳

按此亦用謫獲賊而寃乃釋但不若

常獨留一姬密覘問者爲精審耳故特附見之也

裴懷古

唐裴懷古爲監察御史時真定有浮屠

按新唐書本傳作恒州浮屠

爲其

徒誣告祝詛不道武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爲后申析

不聽懷古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以希盛

旨哉卽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寬之后意解得不誅

見唐書本傳舊

集不載

按懷古當酷吏深文之時獨能申析誣枉抗辭執法始終
不撓其徐有功之流亞歟

李元素

唐李元素爲御史時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令狐運會盜劫
輸絹於洛北運適與其下畋近郊亞疑而訊之幕府按鞠無
狀更以愛將武金掠服之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事皆不讐
亞勘寧罔上寧抵罪傳致周內之若不可翻者德宗信不疑
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馳按之亞
迎以獄告元素徐察其冤悉縱所囚以還亞大驚復劾元素
失有罪比元素還帝已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曰臣言有
所未盡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冤不得盡辭是

無容復見陛下帝意解卽道運冤狀帝感寤曰非卿孰能辨之然運猶以擅捕人得罪流歸州武金流建州後歲餘齊杭得盜繇是天下重之遷給事中

出唐書本傳

按運之冤初按鞫無狀後覆驗不讐雖傳致周內之若不
可翻者亦非難辨也但帝怒斥令出又云去元素不懾辭
不撓卒辨其冤而帝亦寤斯爲難能耳語曰仁者必有勇
此其所以能釋冤也

柳渾

唐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表柳渾爲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廬
者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冤
少游趣訊僧僧首服因厚謝二人

見唐書柳渾傳

按僧飲酒失火二罪俱發而謂失火者瘖奴耳且掩其飲酒之迹也若非軍候受財不詰則此獄豈難辨乎渾與祐甫一代英賢而白其冤少游能聽用之故趣訊僧云斯亦可稱也

袁滋

唐李勉鎮鳳翔有屬邑耕夫得馬蹄金一甕送縣爲令者慮公藏主守不謹而寘之私室翼日開視之則皆土塊耳以狀聞府遣掾案之不能自明誣服換金初云藏之糞壤被人竊去後云投之水中失其所在雖未窮易用之所而皆以爲換金無疑府中宴集語及此事咸共嗟歎時袁滋在幕府獨疑其枉勉乃移獄就府俾纖鞞之滋閱甕間得二百五十餘塊

詰其初獲者則二人以筐作昇至縣乃於列肆索金依塊形狀鎔為校量始稱其半已及三百斤計其大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舉卽是在路之時金已化為土矣令乃獲雪

舊出康駢劇談錄

按唐書袁滋傳云滋進詹事府司直部官以盜金下獄滋直其冤無鳳翔屬邑事又云滋累從張伯儀何士幹辟無在李勉幕府事康駢所記傳聞失實故非特本末差誤抑又事理乖舛夫六百斤金固非二人竹擔可舉若在路時已化為土則到縣日自當驗實雖色未變而輕重頓異亦易知矣今何故尚慮公藏主守不謹而寘之私室乎乖舛如此無足取者和嶠謂能釋冤載於舊集意則善矣不若唐書本傳爲得其實也

劉崇龜

劉崇龜在鎮有富商子泊船江岸見一高門中有美姬殊不
避人因戲語之曰夜當詣宅矣亦無難色啟扉待之忽有盜
入其室姬卽欣然往就盜謂見擒以刃割之逃去富商子繼
至踐其血滂而仆聞軀血聲未已覺有人臥於地徑走至船
夜解維遁其家蹤跡訟於公府遣人追捕械繫考訊具吐情
實惟不招殺人崇龜視所遺刀乃屠刀也因下令曰某日大
設闔境屠者皆集球場以俟宰殺旣而晚放散令各留刀翌
日再至乃命以殺人刀換下一口明日諸人各認木刀一人
不去云非某刀問是誰者云某人刀亟往捕之則已竄矣於
是以他囚合死者爲商人子侵夜斃之竄者聞而還乃擒寔

於法富商子坐夜入人家杖背而已

舊不著出處蓋亦唐人小說所載今見新唐書

劉政會傳後崇龜其七世孫也傳辭太簡故於舊集刪取其要

按凡欲釋冤必須有術換刀者迹賊之術也斃囚者謫賊之術也賊若不獲冤何由釋故仁術有在於是者君子亦不可忽也

莊遵

莊遵初爲長安令後遷揚州刺史性明察嘗有陽陵女子與人殺其夫叔覺來赴賊女子乃以血塗叔因大呼曰奈何欲私於我而殺其兄便卽告官官司考掠其叔太過因而自誣其罪遵察之乃謂吏曰叔爲大逆速寘於法可放嫂歸密令人夜中於嫂壁下聽其夜姦者果來問曰刺史明察見叔寧

疑之耶嫂曰不疑因相與大喜吏卽擒之送獄叔遂獲免

舊

著出處亦不著何代人與蜀莊遵姓名同和氏父子各載一事皆附卷末或疑是唐人然其敘聞哭事言巡行部內駐車聽之則非唐刺史也唐之揚州刺史治廣陵領江都江陽六合海陵高郵揚子天長七縣而無陽陵漢之揚州刺史治歷陽領九江丹陽廬江會稽吳豫章六郡而丹陽郡有陵陽縣豈非陵陽誤爲陽陵乎其爲陽陵女子豈非王尊傳所謂美陽女子之類乎以此觀之乃漢人乎但未有明據不敢決定故且依和氏序唐人後此聊以志疑也克編次已定始見蜀本華陽國志後漢巴郡土人有揚州刺史嚴遵字王思徐州牧嚴羽字子翼羽乃遵之子也父子並著稱云遵在揚州每當遷民遮止之天子就增州秩中二千石居十八年卒於官則遵果是漢人也勢難移改姑仍舊貫覽者察之

按遵之罪叔而放嫂蓋用誦以擿姦也於是旣得其情遂擒其人豈非釋冤有術而然歟

折獄龜鑑卷一

折獄龜鑑卷二

釋冤下

孔循

范正辭趙稹
薛向三事附

後唐孔循以邦計貳職權領夷門軍府事長垣縣有四盜鉅富及販而捕繫者乃四貧民也蓋都虞候者郭從韜之僚壻與推吏獄典同謀鍛成此獄法當棄市循親慮之囚無一言領過蕭牆而乃屢顧因召問之云適以獄吏高其枷尾故不得言請退左右細述其事卽令移於州獄俾郡主簿鞠之受賂者數十人與四盜俱伏法四貧民獲雪

此蓋和嶸所
聞五代時事

按巡捕之吏或縱盜而捕繫平民以應命或失盜而捕繫平民以逃責或求盜而捕繫平民以希賞若獄吏與之爲

市則冤濫豈可勝言此在聽者察之耳孔循所察乃縱盜而捕繫平民以應命者也又有三事失盜而捕繫平民以逃責者二求盜而捕繫平民以希賞者一今附于後云

范正辭齊州人父勞謙正辭爲江南轉運副使饒州民甘紹者積財鉅萬爲羣盜所掠州捕得十四人獄具當死正辭按部至引問之囚皆泣下察其非實命徙他所訊鞠旣而民有告羣盜所在者正辭潛召監軍王愿掩捕之盜遁去正辭卽單騎出追及之賊控弦持稍來逼正辭以鞭擊之中賊雙目執之以歸按其姦狀伏法而前十四人皆得釋

趙稹少師

按宋史本傳稹以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子太保未拜少師疑有誤

爲益州

路轉運使時邛州蒲江縣捕劫盜不得而官司反繫平民

數十人楚掠強服且合其辭若無可疑者稭適行部意其

有冤乃馳入縣獄盡得其冤狀釋出之

已上二事並見本傳

薛向

樞密提典河北刑獄時深州武強縣有盜殺人而奪其財

尉以失盜爲負捕平人掠服之置贓於外以符其語向得

而疑之親引問直其冤免死者六人正其尉故入之罪

見呂

大防丞相所撰墓誌

此三者皆與孔循慮囚事類矣非有他術俱盡

心察情故能釋冤也

府從事

廬陵欽縣二事附

和嶢載玉堂閑話云近代有人因行商回見妻爲人所殺而失其首旣悲且懼以告妻族乃執壻送官不勝捶楚自誣殺妻獄旣具府從事獨疑之請更加窮治太守聽許乃追封內

作作行人令供近日與人家安厝去處又問頗有舉事可疑者乎一人對曰某處豪家舉事只言殂却孀子五更初牆頭昇過凶器極輕似無物見瘞某處亟遣發之乃一女子首令因驗認云非妻也遂收豪家鞠問具服殺孀子函首埋瘞以尸易囚之妻畜於私室壻乃獲免

按此漢乾祐中王仁裕所說五代時事也頃聞一事與此相似又聞一事頗亦類此並附于後 太平州有一婦人與小郎偕出遇雨入古廟避之見數人先在其中小郎被酒困睡至晚始醒人皆去矣嫂已被殺而尸無首驚駭號呼被執送官不勝考掠誣服強姦嫂不從而殺之棄其首與刀於江中遂坐死後其夫至廬陵於優戲場認得其妻

諸伶悉竄捕獲伏法無首之尸乃先在廟中之人也伶人斷其首易此婦人衣而攜以去小郎之冤如此以無善疑從事故也然則賊證未明獄可遽決乎 宣歙間有強盜夜殺一行旅棄尸道上攜其首去將曉一人繼至而踐其血亟走避之尋被追捕繫獄半年不決有司切欲得首結案乃嚴督里胥遍行搜索會一丐者病臥窰中卽斬以應命囚亦久厭考掠遂伏誅後半年強盜別敗于儀真獄成驗所斬首乃瘞於歙縣界彼里胥之濫殺與平民之枉死皆緣有司急於得首以結案也然則追責賊證可不審謹乎此皆政和中事可爲典獄之戒故附著之

發瘞事又見迹賊門

許宗裔

王蜀時有許宗裔守劍州部民被盜燈下識之迨曉告官捕獲一人所收贓物唯絲絢紬線而已宗裔引問縲囚訴冤稱是 본 家物與被盜人互有詞說乃命取兩家縲車以絲絢量其大小與囚家車軋同又問紬線胎心用何物一云杏核一云瓦子因令相對開之見杏核與囚欸同於是被盜人服妄認之罪巡捕吏當考決之辜指顧之間便雪冤枉

舊不著出處驗賊事

又見證
應門

蕭儼

南唐昇元格盜物及五緡者死廬陵豪民曝衣失新潔衾服直數十千村落僻遠人罕經行以爲其鄰盜之鄰人不勝楚掠遂自誣服詰其贓物卽云散鬻於市無從追究赴法之日

冤聲動天長吏以聞先主命員外郎蕭儼覆之儼齋戒禱神
佇雪冤枉至郡之日天氣晴和忽有雷聲自西北起至失物
家震死一牛剖其腹而得所失物乃是爲所噉猶未消潰也
出鄭文寶南唐近事舊集不載

按此非智算所及蓋獲冥助爾實至誠哀矜之效也

高防

邵煜梁顥
二事附

高防初事周世宗知蔡州時部民王又爲賊所劫捕得五人
繫獄窮治贓狀已具將加極典防疑其枉取贓閱之召又問
所失衫袴是一端布否曰然防令校其幅尺廣狹不同疏密
有異囚乃稱冤問何故服罪曰不任捶楚求速死耳居數日
獲其本贓而五人得釋防後事本朝終於尚書左丞

見本傳

按防校布事與許宗裔驗贓術同然所獲衫袴本非真贓若其不幸而疏密廣狹如一則奈何苟於情理有可疑者雖贓證符合亦未宜遽決雍熙中邵煜諫議爲蓬州錄事參軍知州楊全性率而悍部民十三人被誣爲劫盜悉寘於大辟煜察其枉白請再劾不聽乃取二人棄市餘械送闕下翌日果獲正盜全坐削籍爲民煜賜緋魚授光祿寺丞

見煜

本傳

景德中梁顥內翰知開封府時開封縣尉張易

捕盜八人獄成坐流旣決乃獲真盜御史臺劾問得實官

吏皆坐貶責

見當時詔令

此乃但憑贓證不察情理而遽決之

者也蓋贓或非真證或非實唯以情理察之然後不致枉濫可不鑒哉可不謹哉

向敏中

王晦叔附

向敏中丞相判西京有僧暮過村舍求宿主人不許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是夜有盜入其家攜一婦人并囊衣踰牆出僧不寐適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强求宿明日必以此事疑我而執詣縣矣因亡去夜走荒草中忽墜智井而踰牆婦人已爲人所殺尸在井中血污僧衣主人蹤跡捕獲送官不堪掠治遂自誣云與婦人姦誘以俱亡恐敗露因殺之投尸井中不覺失脚亦墜於井賊與刀在井旁不知何人持去獄成皆以爲然敏中獨以賊杖不獲疑之詰問數四僧但云前生負此人命無可言者固問之乃以實對於是密遣吏訪其賊食於村店有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曰僧

某獄如何吏給之曰昨日已笞死於市矣嫗嘆息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害彼婦人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問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往捕并獲其贓僧始得釋一府咸以爲神

見司馬光

丞相諫水紀聞

按士之察獄苟疑其冤雖囚無冤詞亦不可遽決 王晦

叔丞相知潞州時有殺人獄已具晦叔察情非是而面訊之其人自謂不獲真殺人者無免理終不自明僚屬皆言無足疑固留不決而密以物色捕殺人者得之作辨獄記以戒理官

見尹洙龍圖所撰神道碑

此其終不自明與僧云無可言者

類矣而皆不敢遽決卒能獲賊釋冤豈非盡心矜謹之效

歟

錢若水

姜遵附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胸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耳已而果爲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或爲元謀或從而加功皆應死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爲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事詰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邪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緩熟觀

其獄詞邪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日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趣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垣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爲之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死耳論功非其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直錄事於

何地邪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歲中爲知制誥二年中爲樞密副使

見涑水紀聞

按若水雪富民冤猶非難能唯其固辭奏功乃見器識絕人宜乎知州歎服也姜遵爲開封府右軍巡院判官時有二囚獄具將抵死遵察其冤狀而出之故事雪活死囚當賞遵恐以累前獄吏乃不自言與若水固辭之意同矣後亦終於副樞

見本傳

王利

向傳亮余良肱二事附

王利郎中通判滄州時閱具獄有羣盜當就死利察其氣貌

非作惡者密訊之頗得其冤狀乃留不決且索境內後數日

盡獲真盜賴免者七人

見尹洙龍圖所撰墓誌

按凡察獄者或以氣貌或以情理或以事迹此三者皆足以知其冤否也故以二事附於後云 向傳亮少卿知管

城縣時有殺人者獄已具傳亮察其情之非是將釋而更

捕之佐吏咸以爲不可後數日果得真殺人者

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誌此以情理察之者也 余良肱大卿初爲荆南司理參

軍有捕得殺人者旣自誣服良肱獨以驗其屍與所用刃

疑之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白請詳捕果獲真殺人

者

見本傳

此以事迹察之者也夫事迹有時偶合不可專用

當兼察其情理氣貌故著此三事抑又有說焉治獄貴緩

戒在峻急峻急則負冤者誣服受捕貴詳戒在苟簡苟簡則犯法者幸免惟緩於獄而詳於捕者既不失有罪亦不及無辜斯可貴矣明謹君子當如是也

任中正

任中正尚書知益州時眉州青神縣吏光寶家爲盜所劫者保言是夜雷延賦雷延誼皆不宿本舍縣尉卽捕繫之縣吏王嗣等恣行考掠皆死於獄有頃本州獲劫光寶家賊七人始知賦誼之冤中正劾治其事以聞王嗣等四人並配隸他郡而優恤被枉之家

見景德
中詔令

按縣尉苟欲逃責亦或捕繫平民況其事迹涉於疑似惟聽者宜察耳不當容吏恣行考掠使負冤而死也以未論

決而貸長吏亦云幸矣此可爲典獄之鑒故特著之也

張保雍

張保雍刑部爲湖北轉運時鄂州置場市民炭常時吏先印入抄文爲足而實尙留民家未入比漕發乃直取載之州將挾情使稅官按劾坐盜當死者十八人保雍自荆南單船六日夜入鄂州直其冤笞守吏數人而已

見曾鞏舍人所撰神道碑

張昱之

張昱之待制提點淮南刑獄時楊崇勲知亳州恃恩恣橫知蒙城縣王申以公事忤之卽械送獄昱之往問得其冤狀旣出申又擿姦吏十數輩黥配之

見本傳

按市炭冤狀難明知縣冤狀易見然苟非勇於義者豈能

奮而爲之乎

張堯佐

強至附

張堯佐宣徽初爲筠州推官時吉州有道士與商人偕行夜宿郵舍飲而商人暴卒道士惶恐遁去爲邏者所獲捕繫百餘人轉運使命堯佐覆治盡得其冤而釋之

見本傳

按強至省判初爲婺州浦江令時有民與其母稅邸舍於道客有過者暴病未及聞縣而死縣尉希功往執其母榜之其子惶恐卽自誣殺客至爲研核得其情而釋之

見曾肇內

翰所撰行狀

夫逆旅之冤與道士類矣苟非盡心察情不能得

其冤狀也

程琳

程文簡公琳知開封府會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
人火斗已誣服而下府命公具案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
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而居隘其炷竈近版壁炷
者行竈也字從主淵圭切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
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緩其獄卒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
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見本傳

按琳圖火所經處以辨掠服縫人之非是也火發於後宮
而人多居隘苟欲根治豈無枉濫故曰此殆天災不可罪
人於是爲寬其獄豈有冤死者耶

強至
樂藹附

強至祠部爲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一夕火主

守者法皆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工訊之工言製幕
必雜他藥相因既久得濕則燔府爲上聞仁宗悟曰頃歲真
宗山陵火起油衣中其事正爾主守者遂傳輕典亦見行狀
按梁天監中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軍府忽於庫失油絡欲
推主者御史中丞樂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幕
萬匹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旣而檢之果有積灰時
稱其博物宏恕出南史樂藹傳此皆油中火發非人所致主者但
有守護不謹之罪爾坐以失火則爲冤死也

錢治

錢治屯田爲湖州海陽令時郡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
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冤不服太守刁湛曰獄非錢令不可治

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國率吏入仇家取牀足合之是仇家卽服曰火自我出故遺其迹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乃獲釋

見歐陽修參政所撰墓誌

按此蓋仇家放火也察其家號冤之情據仇家放火之證情理證驗灼然可見彼安得不服乎此善推事者故能釋冤也

王珣

王珣少卿知昭州有告僞爲州印者繫獄久不決吏持其文不類州印珣爲索景德以前舊牘視其印文則無少異証者立雪蓋吏不知印文更時也

見王珣承所撰墓誌

按此非告者造誣也但見其不類而告之耳所印文書景

德時事當索景德以前舊版校之吏不思此乃令久繫亦
可憐哉唯珣盡心於是獲釋不然則必冤死矣

劉賀

劉賀承制初舉進士爲懷州修武令民有醉不能歸者其侶
得其衣以還其家醉人道斃喪家遂執以訴賀曰以衣還者
非所以殺也由是得免段少連薦賀可爲將自著作佐郎改
內殿承制

見呂大防丞相所撰墓誌

按此非訴者造誣也但痛夫斃者故疑其殺耳若不遇賀
以情理察之則彼負冤未易得釋也

徐起

徐起諫議知處州先有囚罪不應死而吏挾私傅致之囚伺

間逸去後籍其家貲比起至乃自歸陳其冤起爲請於轉運使更用他官覆治乃得免

見本傳

坡囚之逸去以逃死也自歸訴冤有足矜者起若輒自治之則疑有心矯枉故請更用他官覆治而囚得免死合於公議矣此不唯善釋冤抑亦善避嫌也

蕭貫

此後五條並伸冤事

蕭貫兵部知饒州時有撫州司法孫齊者高密人初得嘉州司法先娶杜氏留里中更給娶周氏與抵蜀罷歸周氏恚其給欲訴於官齊斷髮誓出杜氏授歙州休寧尉得倡陳氏又納之代授撫州司法乃竊取周氏所生子禿禿合杜氏陳氏載之撫州未幾周氏亦與弟來欲入據其舍吏遮以告齊歸

粹至廡下出偽券曰若傭婢也何敢爾耶遂與陳氏殺禿禿
瘞寢後周氏訴於州不直訴於轉運使不聽久之以布衣書
里姓聯訴事行乞道上或教周訴於饒齊非貫所部受而行
之轉運使始遣吏按鞫得實獄上更赦猶停齊官徙濠州

見會

鞏舍人所
撰禿禿記

按冤枉弗釋非仁也冤抑弗伸非義也仁義之道並行而
不悖者故於釋冤繼以伸冤也齊非所部而貫受訴豈侵
官也蓋曰天下之惡一也受朝廷寄委者皆當疾之也禮
所謂無畏而惡不仁者貫近之矣不可與代庖人治庖者
同義也轉運使聞其受訴始遣吏按鞫豈非有愧於貫而
然歟是於名教不爲無補故於伸冤首著之也

蔡高

蔡高調福州長溪尉縣媼二子漁於海而亡媼指某氏爲仇告縣捕賊吏皆難之曰海有風波安知不水死乎雖果爲賊所殺若不得尸則於法不可理高獨謂媼色有冤不可不爲理也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媼約日期十日不得尸則爲媼受捕賊之責凡宿海上七日潮浮二尸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高端明殿學士襄之弟也

見歐陽修參政所撰墓誌

按人之冤訴苦於抑塞謂不得尸則不可理者豈非抑塞乎夫尉以捕賊爲職苟不恤冤訴是不勤職業豈疾惡暴士所爲乎雖然高受而理之亦有以也吏患不得尸而尸在海者皆隨潮出第恐不幸潮落他境耳故與媼約日期

十日不得尸則爲媼受捕賊之責宿海上七日而潮浮二尸至此其至誠勤恤之效也屬吏所患何足慮是以卒能伸冤也

陳薦

王璩附

陳薦資政初爲益州華陽尉有盜殺人棄尸民田薦往驗屍旁一女子以移尸告田主卽殺女子之母其家執以訴官縣欲文致殺二人罪免薦失盜之責薦曰是責何足避不可使有冤不報與囚自誣以死旣而果獲真盜

見本傳

按田主殺女子之母固當死矣又使其自誣爲盜殺人則盜之罪幸免而殺者冤弗報咎莫大焉乃以苟避簡書之責耳未爲知輕重也寧可已任其責當使彼伸其冤豈非

君子之用心乎 大理寺丞王璩爲越州剡縣尉時嘗出見尸覆水中治之或曰歲飢人多死未必有他故也治之寧免捕賊之罰耶卒使捕盜居數月州已批罰果得殺人者

見王圭丞相所撰墓誌

此其用心蓋與高同皆君子不苟者也

王罕

王罕大卿知潭州時有老嫗病狂數邀知州訴事言無倫理知州却之則又悖詈但命微者屏逐而已罕至復出訴左右欲逐之罕引令歸廳事召之叩階徐問其意嫗雖語言雜亂無次然時有可曉者乃本爲人嫡妻無子其妾有子夫死爲妾所逐家貲妾盡據之屢訴不得直因忿恚發狂罕爲直其事盡以家貲還嫗

見涑水紀聞

賴叫子

沈括內翰云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爲叫子置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賴叫子嘗有病瘖者爲人所苦煩冤無以自言聽訟者試取叫子令賴之作聲如傀儡子麤能辨其一二乃獲伸此亦可記

見筆談

按狂者人所忽畧瘖者人所鄙棄有冤不伸斯亦可憐故著此二事使盡心君子得以爲鑒也

折獄龜鑑卷二

折獄龜鑑卷三

辨誣

丙吉

漢丙吉爲廷尉時陳留有一老人年八十餘前妻有一女已適人後妻生一子而翁死家甚富子方數歲女欲奪其財乃誣後母所生非我父之子郡縣皆不能決聞於臺省吉乃言曰吾聞老人之子不耐寒日中無影時方八月取同歲兒均服單衣唯老人之子畏寒變色又令與諸兒立於日中唯老人之子無影遂奪財物歸後母之男前女服誣母之罪

舊不著出

或疑無影恐其不然按南史蕭映傳荊州三津張元始年

九十七生兒遂無影前代之人固嘗驗此尙有疑哉

寒朗

後漢寒朗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耿建臧信鄧鯉劉建四侯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事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人問曰建等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匹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

罵曰更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云凡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失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

出後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傳言朗廷爭獄范氏以比晏子一言齊侯省刑云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彼其惶恐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唯務

一已逃責豈恤衆人負冤斯不仁哉仁者必有勇於朗見之矣是故能辨誣也

孫亮

吳廢帝孫亮暑月游西苑食生梅使黃門以銀碗并蓋就中藏吏取蜜黃門素怨藏吏乃以鼠矢投蜜中啟言藏吏不謹亮卽呼吏持蜜瓶入問曰旣蓋覆之無緣有此黃門不有求於爾乎吏叩頭曰彼嘗從臣貸宮席不與亮曰必爲此也亦易知耳乃令破鼠矢內燥亮笑曰若先在蜜中當內外俱濕今內燥者乃枉之耳於是黃門服罪

舊出吳志注先引吳歷云亮出西苑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曰黃門從汝求蜜耶吏曰向實求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張邠等啟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究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邠等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

俱濕今外濕裏燥必是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
又引江表傳云亮使黃門以銀碗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
獻甘蔗錫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錫中啟言藏吏不謹亮
呼吏持錫器入問曰此器旣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
將有恨於汝也吏叩頭曰嘗從臣求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
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黃門首服兩說小異疑在取
之故破矢事出吳歷
求席事出江表傳

按裴松之以爲鼠矢新者亦表裏皆濕黃門取新矢則無
以得其姦緣遇燥矢故成亮之慧然猶謂吳歷此言不如
江表傳爲實夫亮所言者決定之理也松之所言者偶合
之事也理雖決定事或偶合故執理以御事亦有時乎不
通而窮理之人反爲曉事者所笑蓋以此耳惟圓珠不滯
鑒照難欺則事理兼明而情狀必得故疑雜取兩說今復
備載其本末也

苻融

附 薛顏

前秦苻融爲冀州牧有老姥於路遇劫喝賊路人爲逐擒之賊反誣路人時已昏黑莫知其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賊旣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賊也何誣人乎賊遂服罪蓋以賊若善走必不被擒故知不善走者賊也

舊出晉書
或記本傳

按薛顏大卿知江寧府還者書劫人反執平人以告視其

顏色舉動叱曰爾盜也械之果服顏亦類此

見本傳

蓋辨誣

之術唯博聞深察不可欺惑乃能精焉丙吉所謂博聞也孫亮所謂深察也苻融驗走而得其實薛顏視色而得其情皆可謂察之深而辨之明矣若誣非難辨而勢有不敢

則唯勇於義者能之寒朗是也

李崇

已見釋冤門

御史

唐高祖舉義師於太原李靖與衛文昇仕隋守長安乃收皇族害之及平關中誅文昇等及靖靖言曰公定關中唯復私讐亦爲天下耶若爲天下未得殺靖乃捨之及爲岐州刺史或有人希旨告靖謀反者高祖命一御史往案之謂曰李靖反狀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請與告事者偕行行數驛御史佯失告狀驚懼異常鞭撻行典乃祈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聖旨今失告狀幸赦其命告事者乃別疏狀與

御史驗其狀與元狀不同卽日還京以聞告事者伏誅失御

史名

舊不著出處蓋唐人小說所載也以正史考之率皆不合唐書宗室傳言淮安王神道隋大業末在長安會高

祖兵興吏逮捕亡命入鄆南山襄邑王神符爲衛文昇所因京師平封安吉郡公諸公主傳言高祖女長廣公主下嫁趙慈景帝起兵或勸亡去對曰毋以我爲命且安往吏捕繫于獄帝平京師拜開化郡公是靖未嘗與文昇害皇族也北史衛文昇傳言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於家義寧中卒是高祖未嘗誅文昇等也唐書李靖傳言高祖擊突厥靖爲馬邑丞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是靖之仕隋初不與守長安事也傳又言高祖詔靖安輯江南至岐州阻賊不得前帝謂逗留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爲請而免其後破冉肇則帝喜謂使功不如使過自是委以征討降蕭銑禽輔公祐是未嘗爲岐州刺史亦未嘗有人告其謀反也凡小說載事多失其實不足深信然辨誣之術苟有可取亦不當廢也

按辨誣之術有正有謫李崇疑其誣也故謫以求人御史

知其誣也故譎以取質苟非盡心者則亦豈能精耶

張楚金

唐垂拱年羅織事起湖州佑史江琛取刺史裴光書割取其
事輾合成文以爲與徐敬業反書告之則天差御史往推光
欵云書是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不能決或薦張楚金能
推事乃令再劾又不移前欵楚金憂悶偃臥窻邊日光穿透
因取反書向日看之乃見書字補葺而成平看則不覺向日
則皆見遂集州縣官吏索水一盆令琛以書投於水中字字
解散琛叩頭服罪敕決一百然後斬之

舊不著
出處

按此非智算所及偶然見之耳荀卿有言今夫亡鍼者終
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日益明也睥而見之也心之於

慮亦然要在至誠求之不已也楚金之求獄情何以異於

此哉是亦盡心之效也

楚金事迹見唐書張道源傳乃其族係也以傳考之楚金儀鳳初進

刑部侍郎至垂拱初凡歷十年資望已高矣猶破薦推事斯亦可疑也

張行岌

唐則天朝有告駙馬崔宣謀反者先誘藏宣妾云妾將發其謀宣殺之投尸於洛水御史張行岌案之畧無迹狀則天怒令重案行岌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我令來俊臣案劾汝當勿悔也行岌曰臣推事誠不若俊臣然陛下委臣推事必須實狀若順旨妄族平人豈法官所守臣以爲陛下試臣耳則天厲色曰崔宣旣殺其妾反狀自然明矣妾今不獲如何肯雪乃欲寬縱之耶行岌懼逼宣家訪妾宣再從弟思

兢於中橋南北多致錢帛募匿妾者寂無所聞而宣家每竊
議事則獄中告人輒知揣其家有同謀者因詐語宣妻曰須
絹三百疋雇俠客殺告人詰旦微服伺於臺側宣有門客爲
宣所信同於子弟是日至臺賂闖者通消息告人遽言崔家
雇客刺我請以聞臺中驚擾思兢密隨門客至天津橋罵曰
若陷崔宣引汝同謀何路自脫汝出崔家妾與汝五百縑足
以歸卿或百年計不然殺汝必矣客悔謝遂引思兢於告者
黨家獲妾宣乃免

舊不著出處以唐史考之高宗三女太宗
二十一女其駙馬皆無崔姓高安十九女

其駙馬有崔恭禮崔宣慶傳言宣慶妻館陶公主與趙瓌妻
常樂公主姊妹也瓌爲壽州刺史越王貞將舉兵遣瓌書鄉
道瓌將應之主進其使語以勉王捨生取義其後王敗周興
勃瓌與主連謀皆被殺然則宣豈宣慶耶其或誣告殆以是
歟

按行炭當酷吏任事之時獨不順旨妄族平人雖再被詰責亦全其所守故卒能辨誣也其不及徐有功稟能無懼耳然其懼也但逼宣家訪妾而已則異乎懼而失守者可不謂之賢哉史逸其事故備言之

張鷟

唐張鷟爲河陽尉有呂元者僞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官粟忱不認元堅執久不能決鷟乃取告牒括兩頭留一字問元是汝書卽注云是不是卽注云非元注云非去括乃是元告牒遂決五十下又取僞書括字問之元注云是去括乃爲僞作馮忱書也元遂服罪

舊不著
出處

按鷟蓋已知其誣而欲使之服故括字以覈其姦問書以

正其慝斯不可隱諱矣亦安得不服乎

李德裕

唐李德裕鎮浙西有甘露寺主僧訴交割常住物被前知事僧沒金若干兩引前數輩爲證遞相交付文籍在焉新受代者已服盜取之罪未窮破用之所德裕疑其非實僧乃訴冤曰居寺者樂於知事積年以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衆人以其孤立不狎流輩欲乘此擠之德裕惻然曰此不難知也乃以兜子數乘命關連僧人對坐兜子中門皆向壁不得相見各與黃泥令模前後交付下次金形狀以憑證據而形狀皆不同於是劾其誣罔一一服罪

舊不著
出處

杜亞

唐杜亞鎮維揚有富民父亡未幾奉繼母不以道元日上壽於母因復賜觴於子既受將飲乃疑有毒覆於地而地墳乃詬其母曰以酖殺人上天何祐母拊膺曰天鑒在上何當厚誣職者執詣公府亞詰之曰爾上母壽酒從何來曰長婦執爵而致也母賜爾觴又從何來曰亦長婦所執之爵也長婦爲誰曰此子之婦也亞訶之曰毒因婦起柰何誣母遂分於廳則劾之乃是夫婦同謀以誣其母也

舊不著出處

按辨誣之術或以物正其慝李德裕與泥模金是也或以事覈其姦杜亞詰觴劾酖是也此皆其正而不譎者也

武行德

薛居正附

武行德之守洛京也國家方設鹽法有能捉獲一斤以上者

必加厚賞時不逞之徒往往以私鹽中人者常有村童負菜入城途中值一尼自河東來與之偕行去城近尼輒先入旣而門司搜閱於菜籃中獲鹽數斤遂繫之以詣府行德取其鹽視之裹以白絹手帕子而龍麝之氣襲人驚曰吾視村童弊衣百結藍縷之甚者也豈有薰香帕子必是奸人爲之耳因問曰汝離家以來與何人同途村童以實對行德聞之喜曰吾知之矣此必天女寺尼與門司冀倖以求賞也遂問其狀命親信捕之卽日而獲其事果連門司而村童獲免自是官吏畏服而不敢欺京師肅然先是行德以採薪爲業氣雄力壯一谷之薪可以盡負置麾下攀鱗附翼遂至富貴然聽訟甚非所長至是明辨如此論者異之

按薛居正丞相漢乾祐中爲開封府判官時吏有告民以鹽冒法者獄具當死居正疑之召詰其狀乃是有憾以鹽誣之也逮捕具服卽抵吏法與行德事頗相類矣彼以希賞而然此以釋憾而然皆能辨明其誣者唯在深察其事也

二事並見本傳

張保雍

張保雍刑部爲湖北轉運使時漢陽俚民販茶知軍駱與京誣其捍巡檢二十人法當死百餘人當從坐保雍親往慮之遂明其誣首得不死從者皆貰

見會輦舍人所撰神道碑

按誣人大辟必不徒然或以希賞或以釋憾斯不仁哉宜乎保雍力爲辨雪也

王長吉

江南提點刑獄王長吉等言南安軍上猶縣僧法端守肱忿
漁人索魚直誣以行劫賂縣胥集耆保掩捕其家四人遭殺
三人被傷以殺獲劫賊告於官縣尉驗尸受賕隱其縻縛之
迹縣令覆視老眊又爲典吏所罔本軍劾得實僧皆坐死餘
當原赦請理巨蠹以其狀聞詔縣尉杖脊配道州衙前縣令
貶文學參軍餘配廣南者十五人以僧私田給漁者家

見祥符九

年切叩
人令

按僧誣漁者本非難辨庸吏漫不省察姦吏相與爲市故
如此耳長吉劾正其罪雖已無及然猶愈於縱惡不治特
著於篇庶可鑒也

王臻

賈昌齡附

王臻諫議知福州時閩人欲報仇或先食野葛而後鬪卽死其家遂誣告之臻問所傷果致命耶吏持驗狀曰傷無甚也臻以爲疑反訊告者乃得其實

按賈昌齡少卿初爲饒州浮梁尉其俗輕死與人有怨往往先食野葛以誣怨者昌齡輒能辯究之與臻問傷類矣是皆深察者也

錢惟濟

錢惟濟留後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面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七筋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

正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引服

已上三事並見本傳

按此以其傷下重上輕知爲自用刃矣但疑在右臂故給之食以驗其手而誣狀灼然彼安得不服耶

方偕

○案題下脫注唐介附三字

方偕大卿爲御史臺推直官時澧州逃卒與富民有仇誣以歲殺人十二祭磨駝神逮捕繫獄而久不決詔偕就鞠之偕命告人疏所殺主名尋訪考驗尙多無恙事遂辨白

見天聖名臣傳

按王珪丞相撰唐介參政墓誌言介爲岳州沅江令

按宋史唐

介傳介爲平江令斷李氏事今書中作沅江令考地理志岳州有平江縣沅江本隸常德乾道中始割隸岳州介係仁宗時人當從宋史作平江令川民李氏貲鉅有吏數以事動之旣不厭

所求乃言其家歲殺人祠鬼會知州事孟合喜刻深悉捕

繫李氏家無少長榜笞久莫伏以介治縣有能名命更訊之介按劾無他狀合怒以其事聞朝廷詔遣殿中侍御史方偕徙其獄於澧州已而不異介所劾其後州吏皆坐罪去偕以活死者得官介終不自言此與章頻驗治僞劾而黃夢松擢用類矣皆篤厚君子也頻事見察姦門然則誣告者非澧州逃卒而富民乃岳州人特徙其獄于澧州鞫之耳且偕是時不爲推直官也名臣傳所書不若此誌本末詳備殆未得其實歟惟使告人具疏主名辨誣之術有足取者故特著之

杜衍

李紘附

杜衍丞相提點河東州獄時高繼昇知石州爲其僕所告云

與西河蕃部謀叛捕繫數百人久不決詔衍覆案得僕誣狀卒論殺之

按李紘龍學爲殿中侍御史時皇城司卒有告賈人爲契丹刺事者捕繫起大獄更詔紘訊之盡得其寃狀告者遂伏辜頗亦類此誣告人罪法當反坐苟非明察豈能然耶

已上二事
並見本傳

程戡

程戡宣徽知處州民有積爲仇者一日諸子私謂其母曰今母老且病恐不得更壽請以母死報仇乃殺其母置仇人之門而訴於官仇者不能自明而戡疑之僚屬皆言理無足疑戡曰殺人而置其門非可疑耶乃親劾治具得本謀

見王珪
丞相所

撰墓誌

蘇渙

附陸廣

蘇渙郎中知衡州時耒陽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爲盜渙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爲功尙何呼他人此必爲姦訊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盜

見蘇轍門下所撰墓誌

按辨誣者或以情理察之程戡是也或以辭理察之蘇渙是也皆可謂之明矣然陸廣校理知導江縣時盜入民家尉誣一人執以詣縣廣視而言曰非也釋之尉立爭衆亦疑終不聽後果獲真盜

見王安石承相所撰墓誌

此何以知之蓋廣能

布耳目察民事而先知尉所執非盜則不必如渙問所從

得也衆既莫曉故亦疑焉至於獲真盜終不以語人蓋布耳目察民事者不可使衆皆知也

郭勸

郭勸給事通判萊州時有民爲仇人所誣罪當死吏受賕且傳致勸爲辨理得免民家畫其像而生祠之

見本傳

寇平

寇平少卿知淮陽軍始至會獄有繫囚當殊死疑未得實而更訊之果爲吏所誣囚且釋吏僅得減死衆相戒敕不敢爲欺

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按勸與平所以辨誣不得之其辭則得之其情也明可知矣是故造誣者懼焉被誣者懷焉皆其盡心察獄之效也

單孟陽

單孟陽大卿爲御史臺推直官時有以賊誣江南轉運使呂昌齡者中丞張昇亦言之累鞫不承詔孟陽以制獄案治孟陽雖御史屬不阿長而卒直之因請避得知濮州

見本傳

畢仲游

畢仲游大夫提點河東刑獄時韓縝丞相出鎮太原家奴胡童自陳有卒剽劫其衣服於黃堂之側怒以付吏將黥配之仲游謂小童衣服尠薄而剽劫於大帥故相之宇下非人情也易吏案治其誣乃辨

見陳恬直閣所撰墓誌

按誣有難知者有易知者智不足則有所惑而於難知者不能辨矣勇不足則有所懼而於易知者不敢辨矣苟不

能辨亦奚足責若不敢辨斯實可罪孟陽之鞫賊不阿中
承意仲游之案却不避大帥怒所謂勇於義者也

魏濤

景德驛卒
一事附

魏濤朝奉知沂州丞縣兩仇鬪而傷決遣而傷者死濤求其
故而未得死者子訴於監獄怒有惡語濤歎曰官可奪而囚
不可殺復得其實是夕罷歸騎及門墜而死鄰證旣明其誣
乃辨

見陳師道正
字所撰墓誌

按此蓋死者子因其常鬪以誣其仇人也夫鬪而卽決者
傷不致甚法無保辜今乃誣其傷而死也且辜限內死若
有他故唯坐傷罪彼騎而墜是他故也可見其傷不應保
辜也濤能求得其實辨明其誣可謂盡心矣 景德間有

縣胥醉與驛卒相毆夜歸胥仆於路或以告卒地寒恐僵死卒往視之則已死矣里胥執送官以爲毆殺人其實寒凍死也卒之母訴於州又訴於朝皆反得罪真宗以此諭宰臣令謹擇刑獄之官若鬪傷者不遇魏濤則驛卒何以異哉其能盡心亦足爲賢也

鞠情

胡質

王靖附

魏胡質初召爲東郡頓邱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爲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俱服

出魏志本傳舊集不

按此蓋初察其色已見其情乃更詳其本末而驗覈以事
驗證以物於是情旣露矣辭必窮矣安得不服乎 王靖

少卿提點河東刑獄時潞州長子賊殺人不獲縣械十數

掠治無狀皆釋去靖視其牘曰此真賊也教吏訊囚曲折

果服罪

見本傳靖熙寧四年終
於太常少卿度支副使

是亦耐掠隱抵者也其能

使之服罪何哉蓋察其疑辭而見其本情已識其爲真賊
矣於是曲折詰問攻其所抵中其所隱辭窮情得勢自屈
服斯不待於掠治也然則鞠情之術或先以其色察之或
先以其辭察之非負冤被誣審矣乃檢事驗物而曲折訊
之未有不得其情者也

司馬岐

王濟附

魏司馬岐爲陳留相時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徒獄於岐屬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數十旣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耶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

出魏志司馬芝傳岐其子也舊集不載

按王濟郎中初爲漳州龍溪主簿時汀州以銀冶事起訟踰十年不決連逮數百人轉運使命濟鞫之裁七日盡得其情從坐者數人而已

見本傳濟大中祥符四年終於刑部郎中知洪州

此二事

相類矣夫囚有數十巧詐難符苟能檢覈驗證亦何至近者數歲遠者十年不能決耶是皆官吏不肯盡心而然也岐于梁郡之囚一朝決竟濟於汀州之訟七日得情雖云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若非盡心推事豈能如是之敏耶

陳表傳岐附

吳陳表以父死敵場擢用爲將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俟死無辭廷尉以聞孫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明感表變行遂成健將致位將軍

舊出吳志陳武傳表其子也

按梁傳岐爲新安郡始新令縣人有因鬪相毆而死者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乃移獄於縣岐卽令脫械以和言問之囚便首服

出南史傳琰傳岐其孫也舊集不載

此亦

歡以誘之者也

宋文帝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孔熙先與徐湛之許耀謝綜范煜謀立彭城王義康湛之上表告狀詔收綜等並皆款服唯煜不首頻詔窮詰煜言熙先苟誣引臣文帝令以煜所造及改定處分符檄書疏墨迹示之乃引罪

出南史范泰傳煜其子也舊集不載

崔昂

北齊崔昂爲度支尚書時有餽藏小吏因內臣投書告事又別有飛書告事者並付昂窮檢昂言笑間咸得其情告者辭窮並引誣狀於是飛書遂絕

出北史崔挺傳昂其孫也舊集不載

按鞠情之術有證之以其迹者宋文是也有覈之以辭者崔昂是也昂於鞠情可謂精敏然不過盡心研究以盤詰

使之辭窮則其情得矣誣告之禍賴此而絕其爲功利不亦溥哉

王璫

唐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烝其後母遂與潛藏云敕追入內行廉不知乃以狀聞朝廷推詰甚急後母詐以領巾勒項臥街中長安尉詰之云有人詐宣敕喚去一紫袍人見留數宿不知姓名因勒送街中縣尉王璫令并其子引就房推問不服璫先令一胥伏於案下又令一胥走報云長史喚璫倉皇鎖房門去於是母子相謂曰必不得承復有私密之語璫至開門案下之人亦出母子大驚並服其罪

舊不

著出處

陳樞

陳樞都官初爲宣州旌德令時繁昌有大姓殺人州縣不能正其罪監司徒其獄屬樞乃驗治僮客盡得其隱伏殺人者論死人以爲盡其情

見曾鞏舍人所撰墓誌

按鞫情之術有正有譎正以覈之陳樞是也譎以擿之王敞是也循苟精焉情必得矣恃考掠者乃無術也

葛源

葛源郎中初爲洪州左司理參軍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而甥殺人州將謂源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爲有司所誤不然此獄將必覆也源劾

不爲變

見王安石丞
相所撰墓誌

按情非難鞫也或變其情則如之何源之有守與詔指所謂觀望臣庶而容心者異矣良可嘉也

司馬宣

司馬宣駕部爲華州司理參軍時有驍騎卒十餘犯罪謀亡去監押捕獲遂誣以共圖不軌欲寘之死以希功賞宣據實鞫之皆止杖罪

見司馬光承相所撰墓誌

按監押之勢力豈能動司理必有以誘之也脅之以勢而不爲變者可謂勇矣葛源是也誘之以利而不爲變者可謂仁矣司馬宣是也鞫得其情智足稱也苟不仁且無勇則有爲誘脅所動而變其情者故甫刑云非佞折獄惟良折獄此之謂也

李南公

李南公尙書提點河北刑獄時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服閉口不食百餘日獄吏不敢考訊甚以爲患訴于憲使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欲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卽食且服罪蓋彼善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此亦博聞之效也

聞之士林

按士大夫不爲誘脇所動者近於孟子之不動心矣彼有負犯則豈能然斯可反而用也故鞫情之術有在於是者陳表破械是誘之也南公塞鼻是脇之也所謂脇之者不必考掠慘酷也要在中其忌諱使之悚然畏服故於塞鼻之說亦有取焉

折獄龜鑑卷三

折獄龜鑑卷四

議罪

漢武帝

漢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帝側遂問之對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同不宜以大逆論

見通典不昌出處舊集不載

按宋文帝時剡縣人黃初妻趙打息戴妻王死後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依法徙趙二千里司徒左長史傅隆議曰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卽載之於趙雖云三代

合之一體稱雖創鉅痛深固無讐祖之義故古人不以父
命辭王父命若云稱可殺趙當何以處載父子祖孫互相
殘戮懼非先王明罰臯陶立法之本旨也舊令云殺人父
母徙二千里外不施父子祖孫趙當避王期功千里外耳
然令云凡流徙者同籍近親欲相隨聽之趙旣流移載爲
人子何得不從載行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趙雖內愧終
身稱亦沈痛沒齒祖孫之義永不得絕事理固然出南史
傳亮傳
隆其兄也
舊集不載夫防年得絕其繼母以父故也稱不得絕其祖
母亦以父故也冤痛之情或伸或屈天理存焉法乃因而
制之也

漢宣帝時燕代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女而生一子及將分離
爭子與訟丞相黃霸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戮
三男以子還母

舊不著
出處

按元帝時王尊守槐里令兼行美陽令事美陽女子告假
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詎答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
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
者也

顏師古說歐陽尚書有造獄
事謂初常刑外造殺戮之事

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

孝子懸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

出漢書本傳
舊集不載

是

亦以禽獸處之也

郭躬

案事出後漢書郭躬傳原本
作鄭躬誤今從史文改正

後漢郭躬以郡吏辟公府時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

歸明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
訊言兩報重尙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以躬明法律召入
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
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
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帝王
法天刑不可委曲生意帝稱善遷躬廷尉

出後漢書本
傳舊集不載

按深文峻法務爲苛刻者皆委曲生意而然也君子不逆
詐蓋惡其末流必至於此爾傳稱躬之典理官也決獄斷
刑依於矜恕故世傳法律而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
侯者三人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三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
者甚衆積善之慶不其盛歟

高柔

游肇附

魏高柔爲廷尉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卽還訊各當其罪

出魏志本傳

按法有誣告反考告人所以息姦省訟也安得匿告者名乎柔可謂能執法矣

後魏游肇爲廷尉時宣武嘗敕肇

有所降恕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此

亦柔之流亞歟

見北史本傳二事舊集並不載

惟柔與肇皆詔所指以勵

士師者故並著焉庶幾執法之吏不曲筆以縱有罪不毀法以陷無辜而處議合於人心也

湯仲堪

晉湯仲堪爲荊州刺史有桂陽人黃欽生二親久沒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依律棄市仲堪曰原此法意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理悖逆所不忍言故同於毆冒之科正以大辟之刑欽生徒有誕妄之過耳遂活之

舊出晉書本傳

按昔人稱郭躬推己以議物捨狀以探情夫推己以議物者恕也捨狀以探情者忠也仲堪亦庶幾焉苟非用法忠恕欽生棄市決矣此皆俗吏所不能者也

何承天

宋何承天義熙初劉毅鎮姑孰拔爲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鄆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明其無心於驚駕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罰之可也

舊出南史本傳

按此亦推已議物捨狀探情者也

孔深之

宋孔深之爲尙書比部侍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忿恨自縊已值赦律子賊殺傷毆父母遇赦猶梟首罵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會赦免刑補

治江陵罵母母以自裁重於傷毆及詈科則疑輕制惟有打
母遇赦猶梟首無詈母致死會赦之科深之議曰夫題里逆
心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殺傷咒詛法所不容置
之致盡理無可宥江陵雖遇赦恩固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
天屬黃之所恨意不在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深之議
吳可棄市

按詈之致死重於毆傷不以赦原於理爲允妻若從坐猶
或可赦吳實共罵棄市亦當詔所以補議之闕也

戴胄

唐戴胄爲大理少卿時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
尙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贖胄曰

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於君父不得稱誤法著御湯劑飲食
舟船誤不如法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
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爲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覆議德
獎固執帝將可胄駁之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
過誤不當獨死由是與校尉皆免

出唐書本傳
舊集不載

按胄言臣子於君父不得稱誤所以深責無忌也校尉緣
無忌以致罪則與無忌罪均而法當輕也旣免無忌緣以
致罪者豈得不免乎胄之力爭亦忠恕之義也

徐有功

唐徐有功爲司刑丞時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已物
故推事使顧仲琰奏稱家口合緣坐詔依斷籍沒有功議曰

律謀反者斬身亡卽無斬法若情狀難捨或赦遣戮屍除非
能塗理絕言象緣坐緣因處斬無斬豈合相緣旣所緣之人
亡則所因之罪減減止徒坐頻會赦恩今日刼斷沒官未知
據何條例詔依有功議斷放由是獲免籍沒者凡數百家

唐出

書本傳史辭太簡今以通
典補其未備舊集不載

按易言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是以漢之史官稱高祖好謀
能聽夫聽固人主之職也聽仲玟之奏則數百家被籍沒
聽有功之議則數百家免籍沒能於此知取捨亦可謂之
明矣有功之脫禍而成名夫豈偶然哉

竇參

唐竇參初爲奉先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醉暴其妹父救

不止悲赴井死參當兄弟重辟衆請候免喪參曰父由子死

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皆榜殺之

出唐書
竇參傳

按唐制縣令斷決死罪參爲奉先尉時殆攝行縣事歟衆請俟免喪者謂其父旣赴井死矣而兄弟又坐法死則無人持喪也此蓋北軍之衆屯於奉先故爲之請以緩其刑而欲賊中官使獲免耳參駁正其說亟決之蓋以此也

柳渾

唐柳渾相德宗玉工爲帝作帶誤毀一銖工不敢聞私市他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服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

出唐書
柳渾傳

按誤傷之法罪止於是若使深文者議之則必坐以罔上不恭之刑矣舜典曰宥過無大玉工非敢爲欺者乃誤毀而備償耳實在可宥之科

高防

高防初事周爲刑部郎中宿州有民剽刃其妻而妻族受賂給州言病風狂不語並不考掠以具獄上請大理斷令決杖防覆之云某人病風不語醫工未有驗狀憑何取證便坐杖刑況禁繫旬月豈不呼索飲食再劾其事必見本情周祖深以爲然終寘於法

按折獄之道必先鞠情而後議罪今情猶未盡罪輒先斷於理可乎此蓋受賂欲庇之耳是故防之覆議如此然但

請再劾其事不復推究所司則雖疾惡而亦矜頑且慮枝蔓也

杜鎬

杜鎬侍郎兄仕江南爲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爲近親所訟者疑其法未能決形於顏色鎬尙幼問知其故輒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

按荀子言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此以類舉者也若夫黃霸戮三男王尊殺假子蓋舉其事之類耳法不禁禽獸聚麀然人殺禽獸無罪則戮之可也

馬宗元

馬宗元待制少時父麟毆人被繫守辜而傷者死將抵法宗

元推所毆時在限外四刻因訴於郡得原父罪由是知名
按辜限計日而日以百刻計之死在限外者不坐毆殺之
罪而坐毆傷之罪法無久近之異也雖止四刻亦是限外
有司議法自當如此不必因其子訴而後得原也苟爲鹵
莽或致枉濫則能訴者亦可稱矣

馬亮

馬亮尙書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攻爲鄉村患或謀殺之
在法當死者四人亮謂其僚屬曰夫能爲民除害而反坐以
死豈法意耶乃批其案悉貸之

按剽攻之人於法許捕若非名捕者輒以謀殺之則慮有
誣枉法所不許也此四人者爲民除害其事有實其情可

矜而必誅之非法意也然僚屬皆拘法之文則郡將當原
法之意故亮獨批其案而悉貸之若奏聽敕裁則尤爲得
體也

王質

王質待制知廬州有盜殺其黨并其貲而遁邏者得之質抵
之死轉運使告駁其獄曰盜殺其徒者死當原質曰盜殺其
徒而自首者當原今殺人取其貲非自首而捕得原死豈法
意乎數上疏不報降監舒州靈僊觀逾年韓琦知審刑院請
盜殺其徒而不首者毋得原

已上五事
並見本傳

按首則原之許自新也不首而原復何謂耶殺其徒取其
貲遁去捕得初非悔過而貸其死失法意矣宜乎議者有

是請也

梁適

梁適丞相嘗爲審刑院請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能依鬼神作法詛呪人有死者獄上請讞皆以不見傷爲疑適曰殺人以刃尙或可拒今以詛也其可免乎卒以重辟論

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誌

按能依鬼神作法詛呪是造蓄蠱毒厭魅之類也鞠得其實疑不見傷此蓋不知無法者以類舉之義耳欲決大獄必傳古義彼俗吏者豈能然耶

曾公亮

曾公亮侍中在政府時每得四方奏獄必躬閱之密州銀沙

發民田中有強盜者大理論以死公亮獨謂此禁物也取之
雖強與盜民家物有間罪不應死下有司議卒比劫禁物法
盜得不死先是金銀所發多以強盜坐死自是無死者見會
輦內

翰所撰
行狀

趙抃

趙抃參政初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
死抃獨曰造作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
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見蘇軾端明
所撰墓誌

按劫禁物造僞印其論以法有不當死而用法者或處死
焉是枉濫也則如曾與趙者可謂明且謹矣昔戴胃參處
法意至析秋毫此何愧彼哉

陳奉古

沈括說二事何承天議一事附

陳奉古主客通判貝州時有卒執盜者其母欲前取盜卒拒不與仆之地明日死以卒屬吏論爲棄市奉古議曰主盜有亡失法今人取之法當得捍捍死而乃以鬪論是守者不得主盜也殘一不辜而剽奪生事法非是因以聞報至杖卒人稱服之

見王珪主簿所撰墓誌

按古之議罪者先正名分次原情理彼欲前來者被執之盜也母雖親不得輒取也此拒不與者執盜之主也卒雖弱不得輒與也前取之情在於奪不與之情在於捍奪而捍焉其狀似鬪而實非鬪若以鬪論是不正名分不原情理也奉古謂法非是不曰法當得捍乎奈何歸咎於法蓋

用法者繆耳

沈括內翰說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兄弟

數口州司以爲不道緣坐妻子刑曹駿曰毆妻之父母卽是義絕況於謀殺不當復坐其妻邢州有盜殺一家其夫婦卽時死有一子明日乃死州司以其家財產依戶絕法

給出嫁親女刑曹駿曰某家父母死時其子尙有財產乃

子物所謂出嫁親女乃出嫁姊妹不合有分

見筆談

壽州之

斷失在不原情理也邢州之斷失在不正名分也俗吏用

法大率多然法何咎耶不唯今耳古亦有之宋文帝時制

劫盜同籍耆親補兵餘杭人薄道舉爲劫從弟代公道生

並大功親以代公等母存爲耆親而謂子誼隨母補兵尙

書左丞何承天議曰婦人三從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劫叔

父已沒代公道生並是從弟不合補謫乃以叔母爲甚親而令二子隨母旣乖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謂其母子並宜見原出南史本傳夫不辨男女之異而謫婦人補兵豈非不正名分不原情理之甚者歟此俗吏守文之弊不可不知也

胡向

胡向少卿初爲袁州司理參軍有人竊食而主者擊殺之郡論以死向爭之曰法當杖郡將不聽至請於朝乃如向議見昌

大防丞相所撰墓誌

按此以名分言之則被擊者竊食之盜也擊之者典食之主也以情理言之則與凡人相毆擊異矣登時擊殺罪不

致死也然須擊者本無殺意邂逅致死乃坐杖罪或用刃或絕時或殘毀則是意在於殺法所不許也又當原其情理豈可一槩科斷盡心君子亦宜察焉

蘇案

侯瑾張唐卿二事附

蘇案給事爲大理寺詳斷官時民有父卒母嫁者聞母死已墓乃盜其柩而祔之法當死案獨曰子盜母柩納於父墓豈與發冢取財者比請之得減死

按侯瑾少卿提點陝西刑獄時河中有民父死母改嫁十餘年亦死輒盜發冢取其棺與父合墓法當大辟有司例從輕瑾請著於令此乃用案所請爲例者蓋母與後夫同穴而墓於是發其冢取其柩故論以刼墓見尸之法而請

之僅得減死也 張唐卿狀元通判陝州時民有母再適人而死者及父之塋子恨母不得祔乃盜喪同塋之有司請論如法唐卿權府事乃曰是知有孝不知有法耳遂釋之以聞則異乎案所請者蓋後夫尙在而母死未塋獨盜其喪以歸非發冢取棺則法亦輕矣雖釋之可也

三事並見本傳

陳希亮

陳希亮大卿爲開封府司錄事有青州男子趙宇上言元昊必反坐責爲文學參軍福州安置明年元昊果反宇自訟所部不受亡至京師執政令劾以在官無故亡法希亮奏乞以宇所上封事付有司卽其言驗不當加責宇由是得釋

見本傳

按此論其狀則宇爲文學參軍福州安置而亡至京師劾

以在官無故亡法可也論其情則字豈無故亡哉本坐言
元昊反而責之今果反矣尙何効焉希亮可謂能捨狀以
探情也

賈黯

賈黯侍讀判流內銓時益州推官乘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
死及代還銓吏不爲領文書始去發喪旣除服且求磨勘黯
言澤與父不通問者二年借非匿喪是豈爲孝乎卒使坐廢

田里

見王珪丞相
所撰墓誌

按黯議澤罪若深文者蓋以名教不可不嚴是春秋誅意
之義也

陳巽

陳巽賓客爲常州團練推官時案察官有欲重郡獄者曹掾承意舞文成之巽曰非罪殺人以法與殺人以刃無異也竟論如律

見本傳

按舞文巧詆入人之罪君子不爲也而利誘之勢脇之能不失其守者難矣巽豈不謂之賢乎

蒲謹密

蒲謹密郎中初爲萬州南浦令嘗攝幕官時廷尉駁州獄失出死罪謹密以爲法者天下共守今罪於法不當死不爭則不可州將曰可與廷尉爭耶謹密愈執不奪及詔下他司議而卒得不入死州將始愧服

見曾肇內翰所撰墓誌

按古人守法如張釋之徐有功皆與天子爭者也而謂不

可與廷尉爭繆矣且苟憚我之爭則不恤彼之死豈君子
哀矜之義耶

强至

强至郎中初爲泗州司理參軍嘗攝司法事漕運卒盜官米
獄具議賊抵死者五人至言議賊未應律州疑其事以奏而
大理寺果糾正如至言皆得不死官吏皆被罪獨至不預見

肇內翰所
撰墓誌

按議賊以律而未應律蓋於意義有不通也罪不應死乃
抵死焉則其不講過亦大矣是故漢以律爲專門之學唐
置博士弟子員以講之盡心君子亦焉可忽夫議罪之事
自古甚多今但畧舉二十七條亦因舊集槩言之耳其詳

見於通典會要不可悉載也

宥過

按此門原本缺
標題今補入

陳矯

魏陳矯爲魏郡西部都尉是時耕牛少殺者罪至死曲周民
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

出魏志本
傳舊集不

溫恢

魏孫禮爲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
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
乃自首旣而台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姦主簿溫恢嘉之
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

出魏志孫禮
傳舊集不載

王承

晉王承東海太守吏錄一犯夜人承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家

出劉義慶世說舊集不載

袁象

南齊袁象爲廬陵王子卿諮議參軍子卿鎮荊州時南郡江陵縣人苟將之

按南史象傳作苟蔣之

弟胡之婦爲曾口寺沙門所淫

夜入苟家將之殺沙門爲官司所檢將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恥忍則不可實已所殺胡之列又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啟刺史博議象曰將之胡之原心非暴辨讞之日義哀行路昔文舉引謗獲漏疏網二子心迹同符古人陷以深刑實傷

爲善於是兄弟皆得免死

出南史袁湛傳衆其族孫也舊集不載

按情苟可恕過無大矣孝子之殺牛義士之踰獄兄弟之爭死皆是也如犯夜雖輕罪苟務立威而不原情亦豈能恕之此可爲省過之鑒也

韋丹

唐韋丹鎮江西有吏掌倉十年數盈五十萬因覆量欠負三千餘石憫之曰欠負如此豈皆自取費用必爲權勢所須乃令搜索家私文字驗之其分用名歷具在因謂諸吏曰汝等恃權勢以取索於倉吏今其欠負豈獨賠填又將代汝之罪可各據所得限一月納足皆頓首曰君侯以至明察下準法合當刑責旣釋重罪填納不辭倉吏由是得釋

舊不著出處蓋唐人小說

所載今新唐
書修入丹傳

按侵盜官物其入已其與人罪等耳然入已之情貪於貨利是君子所疾也與人之情迫於權勢是君子所矜也夫州吏之脇取倉吏之盜與豈不知法但幸其不敗耳以其可矜而宥倉吏則不可獨加州吏罪故并宥焉且欠負賠填既已足矣亦有可恕之道則置而不問者乃許其悔過非縱惡弗治也

張詠

張詠尙書再知益州先有百姓告論官染院大破色料偷瞞入已禁四十餘人前政不能決詠到慮問謂告事者汝自陳利便人今一料官物合使幾何對曰使若干詠曰甚善可作

利便狀來判令今後依所陳利便施行不得有違主典各杖

六十餘並放

見李畋虞部所撰語錄

按染院色料乃舊例定額非主典大破雖有寬剩豈爲偷瞞但應言上而不言上亦不得無罪爾是故斷杖六十而干連人悉宥之蓋以罷不在彼也吏或苛暴則將劾大破之罪理偷瞞之賊無所不至矣是安知君子宥過之道哉

馬亮

親事官失金牒一事附

馬亮少保初以殿中丞通判常州吏有亡失官物者械繫妻子干連數十百人亮一切縱去許其自償所負不踰月而盡

輸之

見本傳

按宋史馬亮本傳載吏民有因緣亡失官錢籍貫猶不足償與書中所云異

按丁謂丞相說真宗朝因宴有親事官失却金牒一片左

右奏云且與決責上曰不可且令尋訪又奏只與決小杖上曰自有尋訪日限若限內尋得只小杖亦不可行也至尊守法尙爾臣子理合如何

見丁晉公談錄

胡則

劉承規附

胡則侍郎提舉江南路銀洞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亡吾豈重貨而輕數人性命止籍爲羨餘

按劉承規留後嘗督封禪漕運有鑄錢監工匠訴前後官吏盜銅瘞地僅數千斤承規佯爲不納密遣人發取送官不問其罪殆亦有伏波之意歟

趙師民

趙師民龍學知耀州民有犯鹽鐵禁者乃曰障其利而罪之
是罔民也一切不問

按此誠仁人之言也然稍寬之斯亦可矣若一切不問則
姦猾之民爭出於此顧將奈何君子宥過不當如是

姚渙

姚渙大卿初監益州交子務時發姦隱幾萬緡主吏皆當死
渙請於使者願發其所欺而無及賞典由是得全者衆

已上五事

並見本傳渙治平二年終於光祿卿

李崇

袁君正附○案釋冤門李崇條注又見懲惡門則此條當在下卷之首誤置於此

已見釋冤門

按梁袁君正爲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郡有萬世榮爲巫師

君正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爲信君正命以
所著襦與之事訖取襦云神將送與北斗君君正使檢諸
身於衣裏獲之以爲亂政卽刑於市而焚其神一郡無敢
行巫者出南史袁湛傳君正其族孫也舊集不載是皆惡其妄言惑人故爾情
苟可責惡無小矣此之謂也然王制云執左道以亂政殺
假鬼神以疑衆殺李崇鞭笞女巫雖亦有意懲惡殆不知
王制故未能正法歟

折獄龜鑑卷五

懲惡

按原本缺門類今補

孔琇之

王敬則附

按原本此條第二條首條缺○案首條不缺誤在上卷宥過門末

南齊孔琇之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答曰十歲已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

出南史孔靖傳琇之靖之孫也舊集不載

按南齊王敬則爲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拾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郡無劫盜

出南史本傳舊集不載

敬則欲駭衆立威故爾夫小兒無識路有衍

遺物而拾取之非剽掠也何足深罪殺之以徇斯爲酷濫是前代長吏專殺之弊也若琇之所案者庶可以懲惡矣

李傑

曾孝
序附

唐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傑物色非是謂寡婦
曰汝寡居唯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婦言子無狀寧
復惜傑曰審如此可買棺來取兒尸因使覘其後寡婦出與
一道士語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卽令捕道士劾問具服與
寡婦通爲子所制故欲除之於是杖殺道士納於棺

舊出唐
書本傳

按曾孝序資政知秀州有婦人訟子指鄰人爲證孝序視

其子頗柔懦而鄰人舉止不律問其母又非親乃責鄰人

曰母訟子安用爾爲事非涉已因並與其子杖之聞者稱

快蓋以繼母私鄰人而忌其子間之故致訟

見近時
小說

鄰人

與道士類矣然彼教寡婦訟其子以死罪故殺之此教繼

母訟其子罪不至死也故杖之而已雖輕重有異其爲懲

惡一也

覘婦責鄰二事
又見察姦門

崔黠

唐崔黠鎮湖南有惡少自髡鉗爲傭隸依託佛教幻惑愚俗積財萬計黠始下車恐其事敗乃持牒詣府云某發願焚修三年今已畢請脫鉗歸俗黠問三年教化所得幾何曰逐旋用不記數又問費用幾何曰三千緡不啻黠曰費者有數納者不記豈無欺隱命搜其室妻孥蓄積甚於俗人旣服矯妄卽以付法

舊不著出處脫鉗
事又見察姦門

按矯妄幻惑乃妖民也與假鬼神以疑衆執左道以亂政者同矣可不懲歟

張輅

晉高祖鎮鄴時魏州冠氏縣華村僧院有鐵佛一軀高丈餘忽云佛能語以垂教戒徒衆稱贊聞乎鄉縣士庶雲集施利填委高祖命衙將齋香設供且驗其事虛實張輅請與偕行至則盡遣僧出乃開其房搜得一穴通佛座下卽由穴入佛身厲聲以說諸僧過惡衙將遂擒其魁高祖命就彼戮之

舊不

著出處入穴事
又見察姦門

安重榮

晉安重榮鎮常山有夫婦共訟其子不孝者重榮面加詰責抽劍令自殺之其父泣言不忍其母詬詈逐之乃繼母也重榮咄出一箭斃之聞者稱快

舊門

不著出處抽劍事又見摘姦案此事今載五代史安重

按古之後婦疾前妻子亦已多矣苟得其情則切責而嚴戒之可也何必取快一時加之非法乎語曰不教而殺謂之虐重榮固不足道此事亦非所取舊集載之故略辨焉

張詠

兵士決杖乞劍一事附

張詠尙書淳化五年知益州兼充西川同捉賊招安使時李順初破餘黨猶盛因責決一吏輒杖詞不伏詠曰這的莫要劍喫吏云決不得喫劍則得詠令牽出斬之以徇軍吏愕眙相顧自是俱服詠之威信令出必行

見張忠定公語錄

按詠始下車人情觀望於斯時也吏因責決杖詞不伏姦猾甚矣能以威信折猾吏姦則令無不行衆無不服是故

卒能平定蜀地也 丁謂丞相說真宗朝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貸命於橫門決脊杖二十除配不伏決杖叫喚乞劒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却杖二十後別取處分尋決訖再取旨真宗云只是怕喫棒後如此卽以決了便送配所更不須問

見丁晉公談錄

蓋彼猾吏枝詞不伏豈

只是怕喫棒意謂書生畏懦不敢容易斬人故以此嘗試詠耳兵士之情旣與彼異且朝廷威令行乎四海不待斬此卒而後立焉則置不復問可也夫懲惡者體茲矜謹之意安有枉濫之咎乎

馬亮

馬亮尙書知饒州有土豪白氏多持吏短長嘗殺人以赦免

而愈驚橫爲閭里患亮發其姦而誅之部中畏懾

見本傳

按亮提點福建刑獄時覆訊冤獄全活數十人其誅姦豪必無枉濫蓋以懲惡當如是也

薛顏

薛元賞附

薛顏大卿知耀州有豪姓李甲者結客數十人號沒命社或不如意則推一人以死鬪數年爲鄉人患莫敢發之顏至大索其黨會赦當免特杖甲流海上餘悉籍於軍

見本傳

按唐薛元賞爲京兆尹都市多惡少年以黛墨鑱膚夸詭力剽奪坊間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杖死三十餘輩陳諸都市餘黨懼悉以火滅其文

出唐書本曰

蓋懲惡如此者省訟

獄之術也顏之籍社頗相類矣

楊告

田瑜附

楊告諫議初爲洪州豐城簿邑有賊殺人投尸於江里中人雖知主名而畏不敢言告聞親往擒之會赦原殺人原赦蓋乾興初登極也赦有言賊欲報怨者告不爲之動旣而果乘夜來刺告復捕得之卒寘於法境內肅然

按田瑜龍學知青州時城中有殺人投尸井中者吏以無主名而不以聞瑜廉得之曰豈有姦盜殺人而縱之耶厚以金帛募人告捕後數日果於鄰郡獲賊是亦能懲惡者也然郡將爲此比之主簿則差易矣

李若谷

李若谷參政知潭州時有盜上下洞庭間邀劫舟船殺人卽

投於湖中沒其尸及捕獲輒蒙讞得減死黥配他州既而逃歸爲患滋甚若谷潛使人擒到條前後殺人狀磔於市

按書曰怙終賊刑謂怙其姦慝不悛改以賊害人當刑殺之此先王懲惡之義也告之捕寘於法若谷之擒磔於市傳諸古義亦庶幾焉

劉湜

劉湜待制初知耀州富平縣有盜掠人子女者旣擒獲輒詐死伺間卽逸去再捕得復詐死湜趣令焚之

以上四事並見本傳

按因其詐死遂以爲實而卽埋之亦足以折姦而懲惡矣何必焚之耶將慮其徒或能掘取而復活耶掠人子女之罪於法不至戮尸不爲焚尸事可也

呂公綽

呂公綽侍讀知開封府時虎翼卒劉慶告變下吏案驗乃慶始謀衆不從反訴以誣衆且覬幸得賞公綽言京師衛兵多若使姦人得計則無以安衆心卒論慶法外

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孫沔

孫沔副樞知杭州有勾者左臂無一手右臂唯兩指盜細民鑊相競至庭勾者舉臂泣曰細民誣我無手之人豈能盜鑊沔卽然之叱細民出撫勞勾者因與其鑊始弗敢受再三安慰勾者不知其計也以指撮鑊徐以臂舉戴於首而去沔追還斷其指令於市

見近時小說

按懲惡之事本非中道不得已而爲之論卒法外者謂不

如是無以安衆心也事體所繫大矣則其爲此驚警羣姦於理或可也勾者盜鑊事極微末謫得其情法外刑之亦何忍哉此世俗所誇以爲嚴明而君子不取者也特著其事且辨其義庶懲惡得以鑒焉

吳中復

吳中復龍學知江寧府時屬郡郵兵苦巡轄者苛刻輒共拘縛鞭之及獄具乃不應死中復以便宜戮其首惡餘悉配流

奏著於令

見本傳

按是時廂軍無階級法故不應死中復帶本路兵馬鈐轄故以便宜戮之夫宥過者或縱捨於法中懲惡者或誅戮於法外所以異乎議罪者彼其處決有所推本若輕若重

無非法也今法不應死以便宜戮之豈非誅於法外乎

彭思永

彭思永中丞嘗爲益州路轉運使成都闕守攝領府事吏盜官錢數百萬付獄已三歲出入自若思永視事一日卽具獄

見本傳

按思永疾吏庇姦則固善矣然其爲轉運使亦可劾吏正法也乃必待攝領府事而後一日具獄何哉此唯通判爲之乃可稱耳在於監司不足道也但其懲惡亦有取焉故特著之

周沆

周沆侍郎嘗知渤海縣濱州大吏恃府勢築室障民居害其

出入民訴縣以十數前令莫敢直沉立表撤室收吏抵罪豪

猾惕息

見司馬光丞相所撰神道碑

薛儀

薛儀殿丞通判渭州守將五人不能謹廉大吏郝正把其陰事招權受賂人莫敢詰儀請治之將內窘以情告儀曰止欲去惡吏必不使及君將卽移疾儀攝州事乃發正私出塞市馬收案伏法將不染於辭深德之

見司馬光丞相所撰墓誌

按君子之懲惡不必皆於法外誅戮也若豪猾之人恣爲姦利莫敢治之以法而獨以法繩之亦足以懲惡矣故著此二事使折獄者以爲鑒也

察姦

按原本缺門類今補

子產

莊遵韓滉張詠
郭申錫四事附

鄭子產聞婦人哭使執而問之果手刃其夫者或問何以知之子產曰夫人之於所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其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舊出獨異志

按疑獄集又載兩事莊遵爲揚州刺史曾巡行部內忽聞哭聲懼而不哀駐車問之答曰夫遭火燒死遵令吏守其尸乃有蠅集於首披髻視之得鐵釘焉因知此婦與人共殺其夫也

韓滉在潤州宴於萬歲樓忽聞哭聲懼而不

哀問左右在何所對曰在某街卽命捕之乃婦喪夫也信宿獄不成吏懼守於尸側有青蠅集其首因發髻視之腦有大釘果婦私於鄰人醉其夫而釘殺之也

二事舊不著出處

近

時小說亦載一事張詠尙書鎮蜀日因出過委巷聞人哭懼而不哀亟使訊之云夫暴卒乃付吏窮治吏往熟視畧不見其要害而妻教吏搜頂髮當有驗及往視之果有大釘陷其腦中吏喜輒矜妻能悉以告詠詠使呼出厚加賞勞問所知之由令併鞫其事蓋嘗害夫亦用此謀發棺視尸其釘尙在遂與哭婦俱刑於市此三事始末畧同皆用子產語以察姦者也或疑張韓之事後人傳會爲之然則上虞孟嘗臨淄曹攄所論孝婦亦可異矣古今雖殊事理無異適然相似何足致詰當知子產言猶可用 郭申錫給事初爲常州晉陵尉民有號泣訴其弟爲人所殺者申錫察其色懼而不哀曰吾得賊矣執而訊之果兄殺弟

見本

傳

此其事異而理不異豈非亦用子產之言以察姦乎蓋言苟中理無時不驗非若譎詐忌人窺測已陳芻狗用輒爲祟也王者發政必占古語盡心君子焉可忽哉

趙廣漢

漢趙廣漢爲潁川太守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旣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鉅觚及得投書削去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強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

出漢書本傳
舊集不載

按吏俗朋黨壅蔽爲姦則太守勢孤而爲衆所制矣是故

廣漢以受記案問投書告訐之事破壞其黨使之散落然後用爲耳目督察盜賊而皆畏戢乃可治理察姦之術有在是者故特著之也

尹翁歸

趙廣漢江文遙黃霸三事附

漢尹翁歸爲東海太守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

按名字原本誤作召披籍

土原本脫輒字皆據本傳校正

吏民少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

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

按中

字原本脫去亦據本傳增

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

恐懼改行自新

出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趙廣漢使吏民相告訐乃得以爲耳目翁歸所以盡知

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者何也傳稱廣漢爲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不寢至旦尤善爲鈎距以得事情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則用爲耳目者不獨相告訐之吏民也後魏江文遙爲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廳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民所疾苦大盜姓名姦猾吏長無不知悉亦以精強之力鈎距之術而得人皆爲其耳目也是故史言黃霸在潁川時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人咸畏服稱爲神明翁歸所以能盡知者殆亦然歟蓋以已耳目察姦不若以衆耳目察姦之廣且盡也第恐爲彼所欺耳故於精強鈎距亦有取焉若翁歸

之可取者則不獨此也仲尼之言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翁歸之政近之矣有急名則少緩之者寬以濟猛之謂也吏民少解輒披籍案罪者猛以濟寬之謂也又不以無事時有所取必因課吏大會及出行縣則其用猛可謂謹重矣雖盡知姦邪罪名而不盡案致其罪但以一警百而吏民皆服則其用寬可謂簡嚴矣是故能使人人恐懼改行自新和可知也察姦之道莫善於此矣夫苛察細事駭服衆人以矜其明者於翁歸何足道哉擬諸古之良吏其鄭子產之流亞歟史稱薛宣爲世吏師宣特一世之吏師耳翁歸乃百世之吏師也

黃昌

後漢黃昌爲宛令政尙嚴猛好發姦伏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悉收其家

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

出後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賊曹主盜賊事而盜令君車蓋正如周紆爲召陵侯相廷掾憚其嚴明欲損其威而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是姦猾之吏與令爲戲者也有以勝之則其黨皆畏戢無以勝之則其黨皆侮玩故昌初無所言猶兵法初如處女敵人開戶也掩取得之猶兵法後如脫兔敵不及拒也此其所以勝姦之術也夫一車蓋亦何所直嘗試縣令人必非遠察其情狀猶涉疑似驗其物色遂見端的於是掩取理

無不得也昌發姦伏可謂有術然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則殘酷已甚矣此乃前代長吏法許專誅之過也今但取其察姦之術耳酷吏之事善人所惡何足道哉

馮緄

劉文裕附

後漢馮緄父煥爲幽州刺史疾忌姦惡數致其罪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煥賜以歐刀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卽收煥煥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事白上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爲追奮抵罪緄由是知名

出後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劉文裕觀察太平興國二年領秦隴徼巡會李飛雄僞

乘傳矯制執縛韋韜周承璿田仁昭王伋梁崇贊馬知節
洎文裕等數輩將以逗撓戮於秦州因劫守卒據城叛文
裕與語覺其詐乃與仁昭等擒飛雄具狀以聞獄成誅之
夷其三族見本傳文裕察姦與緹類矣蓋見語言有異而覺
其詐也

荀攸

子孟表附

魏荀攸少孤祖父廣陵太守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
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寤乃
推問權果殺人亡命

出魏志本傳舊集不載

按後魏孟表鎮渦陽南齊遣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表撫
循將士戮力固守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攜妻息

從壽春投表未及送闕會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有異卽推覈乃是叔業姑兒規爲內應所攜妻息並亦假妄遂斬之人情乃安出北史本傳舊集不載夫察姦者或專以其色察之或兼以其言察之其色非常其言有異必姦詐也但不可逆疑之耳見其有異見其非常然後案之未有不得其情者苟逆疑之則與意其鄰之子竊鈇者類矣是故逆詐示明者不得爲善察姦也

薛胄

隋薛胄爲交州刺史有陳州人向道力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旣而悔之卽遣主簿追道力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

先是已爲道力僞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語君馥云
向道力經代爲郡豈容疑之君馥又以俱羅所陳固請胄呵
之乃止遂收之道力懼而引僞時稱神明

出北史薛辨傳胄其四世孫也舊集

不載按北史作薛辨又其事並見隋書薛胄本傳中

按徐俱羅王君馥皆不覺道力有異而胄獨能察之斯可
謂明矣明苟不足豈能察姦然不可妄以逆詐爲明也

李至遠

包拯附

唐李至遠爲天官侍郎知選事疾令吏受賄謝多所黜易吏
言然斂手有王忠者被放吏繆書其姓爲士欲擬訖增成之
至遠曰調者三萬無士姓此必王忠也吏叩頭服罪

出唐書李素立

傳至遠其孫也舊集不載

按善察姦者吏不能欺至遠是也雖然小人爲姦亦頗難防包拯副樞知開封府號爲嚴明有民犯法罪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號呼自辨我與汝分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旣而拯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辨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拯謂其招權掙吏於庭杖之七十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折吏勢不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

見筆談

此蓋防其招

權不防其見賣也大抵察姦不可有意吏果招權杖之可矣矯枉過正遂寬囚重爲彼窺測以至見賣失在有意折吏之勢也然則善察姦者可不鑒於此哉

李傑

葛源曾孝
序二事附

已見懲惡門

按葛源郎中爲吉水令時有毛氏寡婦告其子不孝源以恩義喻之不聽使人微捕得與間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狀者也鞠之具服爲私謀誣其子此乃用李傑覘婦之術也

見王安石丞
相所撰墓誌

曾孝序杖鄰人事亦見懲惡門蓋以寡

婦指鄰人爲證旣在訟廷事可立決故不待覘而知之若

其能察姦則與源無異也

葛源驗對事
又見嚴姦門

裴均

河間婦人
一事附

唐裴均鎮襄陽部民之妻與其鄰通託疾謂夫曰鑒者言食獵犬肉卽差夫曰吾家無犬奈何妻曰東鄰犬常來可繫而屠之夫用其言以肉餉妻鄰人遂訟於官收捕鞠問立承且

云妻所欲也均曰此乃妻有外情躡夫於禍耳追効之果然

妻及姦者皆服罪而釋其夫

舊不著出處

按柳宗元說河間淫婦託疾令其夫夜召鬼解除即使人告其夜祠咒詛不道吏訊驗笞殺之與屠犬者類矣均能察其姦斯亦可稱也

崔黯

已見懲惡門

張保雍

王晦叔附

張保雍刑部知漢州四卒夜叩府告禁兵兩營變佐吏駭懼保雍徐出械四卒掠之趣作誣狀徇兩營至明鞠得實乃四卒與伍中謀幸授已甲因卽以叛遂及同謀者九人棄之市

見曾鞏舍人
所撰神道碑

按保雍所以察其爲姦者軍若已變則告者何獨四卒軍
若未變則何用夜叩府告其械而掠之趣作誣狀者蓋慮
軍情因此不安欲徇兩營也此不惟善察姦抑亦善處事
矣 王晦叔丞相知益州有卒夜告其軍將亂晦叔覆狀
立辨其僞而斬之與此事頗相類故附著焉

見尹洙龍圖
所撰神道碑

任顥

賈昌
朝附

任顥侍郎知潭州時儂知高陷嶺南九郡宣撫司移文稱宣
毅卒有功補爲本軍校卒至顥察其色動曰必有姦卽付所
司搜其家得細書文字記潭之軍伍兵仗城郭道路乃智高
所用爲內應者顥令梟首以徇遂大爲守備

見本
傳

按征戰之際卒有功者雖補爲將校亦當留軍前豈可發歸本營顯得宣撫司移文固已疑之矣及卒至而色動其有姦灼然是以卽付所司且搜其家也亦可謂善察姦矣賈昌朝丞相判大名府時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反河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冀得近而爲變昌朝察其有姦考問具服於是則惶恐獨嬰貝州以反卽遣將馳兵操攻具往

見王安石丞相所撰神道碑

夫言之異者必有姦也收捕考問而得其

情姦何能爲此與顯事畧相似也

俞獻卿

凡一門之事雖皆以時代爲次亦或以事類相從庶便於觀覽故任顯在俞獻卿前他皆

倣此

俞獻卿侍郎初爲壽州安豐尉有僧積施財甚厚其徒殺而

瘞之乃告縣曰師出遊矣獻卿揣其有姦詰之曰師與吾善
不告而去何也其徒色動因執之得所瘞尸一縣大驚見本傳
按僧之富者必不能出遊出遊也則必治裝告別亦不能
如打包僧翩然往也來告之辭已可疑矣被詰之色又可
見矣有姦灼然是故執之獻卿亦可謂善察姦也

張昇

張昇丞相知潤州有婦人夫出數日不歸忽聞菜園井中有
死人卽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昇命屬吏集鄰里
就其井驗是其夫否皆言井深不可辨請出尸驗之昇曰衆
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爲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
其夫而與聞其謀也

見沈括內
翰筆談

李釋

李釋諫議知華州有蒲城縣民李蘊訴盜殺其姪者釋問若有仇耶曰無若有亡失耶曰無釋曰吾得之矣若第歸因使人密刺之乃蘊有陰罪懼其事暴殺以滅口也

見本傳

孫長卿

孫長卿侍郎知和州民有訴弟爲人所殺者察其言不情乃問汝戶幾等曰上等也汝家幾人曰唯一弟與妻子耳長卿曰殺弟者兄也豈將併有其貲乎按之果然

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按姦人之匿情而作僞者或聽其聲而知之或視其色而知之或詰其辭而知之或訊其事而知之蓋以此四者得其情矣故姦僞之人莫能欺也然苟非明於察姦之術則

亦焉能與於此哉

朱壽隆

朱壽隆大監知彭州九隴縣時吏告一家七人以火死壽隆曰豈有一家焚而無一人脫者此必有姦踰月獲盜果殺其人而縱火

見本傳壽隆熙寧四年終於少府監

按此蓋知其有姦而嚴於察捕故能獲盜也若信吏所告不以爲意則彼得幸免矣

向緯

向緯郎中知鄆州陽穀縣有土豪殺人而遺其妻金以故久不發緯密得其狀一日悉逮捕至庭下而人莫知也訊之服

罪

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按土豪殺人而遺其妻金與夫被人殺而受其仇金皆爲
姦者不可不察也若容其幸免則愈無忌憚强者害政弱
者傷教無所不至矣此君子所疾故察而治之不少貸也

章頻

此亦以事類相從
故章頻在向緯後

章頻侍御知彭州九隴縣時眉州大姓孫延世僞劄奪族人
田久不能辨轉運使委頻驗治之頻曰劄墨浮朱上必先盜
用印而後書之旣引伏獄未上而其家人復訴於轉運使更
命知益州華陽縣黃夢松覆按無所異夢松用此召入爲監
察御史頻乃坐不卽具獄降監慶州酒

見本傳頻景祐元年
使契丹道中病卒

江某

江某郎中知陵州仁壽縣有洪氏嘗爲里胥利鄰人田給之

曰我爲若稅免若役鄰人喜刻其稅歸之名於公上踰二十年具偽券茶染紙類遠年者以訟某取紙伸之曰若遠年紙裏當白今表裏一色偽也訊之果服

見李泰伯主簿所撰墓誌江衢州開化人失其名

按偽券之姦世多有之巧詐百端不可勝察著此二事亦足以鑒也

薛向

薛向樞密初爲京兆府戶曹參軍兼監商稅有賈人過稅務出銀二篋書其上曰樞密使遺涇原都監向曰此必偽也豈有大臣餉人物乃使賈人致之耶執詣府治之果服詐

見呂大防

按折獄龜鑑之爲書也以釋冤辨誣鞫情議罪宥過懲惡
嚴明矜謹八篇爲正而姦慝盜賊十有二篇特爲懲惡言
之耳古之治此四者主於嚴明佐以矜謹易曰君子以明
慎用刑而不留獄是故列此四種之事在彼二篇之前覽
者盡心庶亦有補也

折獄龜鑑卷五

折獄龜鑑卷六

覈姦

周紆

後漢周紆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于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門者對曰廷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吾與死人語者否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

舊出後漢書本傳語尸事又見適姦門

按紆視口眼有稻芒者跡也若與死人共語者譎也以跡推覈其事以譎發摘其情乃復密問以相參考而姦人得

矣是故後人莫敢欺也

國淵

王安禮葛源二事附

魏國淵爲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太祖者太祖疾之必欲知其主名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書中多引二京賦乃敕功曹曰此郡旣大今在都輦而少學者其簡開解少年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此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畧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因請使作牋比方其書似出一手收問服罪

舊出魏志本傳

按王安禮右丞知開封府時或投書告一富家有逆謀都城惶恐安禮不以爲然後數日有旨根治搜驗富家事皆

無跡因問曾與誰爲仇對以數月前驚狀馬生者有所貸而弗與頗積怨言於是密以他事綰馬生至對款取匿名書校之字無少異訊鞫引伏此乃用淵覈姦之術者也近見

時小

說 葛源郎中爲吉水令時捕與寡婦間語者驗其對事

已見察姦門是亦用淵覈姦之術者也

韋臯

陳執方附

唐韋臯鎮劍南有逆旅停止大賈貲貨萬計因病毒之十隱七八遂以致富臯知其事未及發覺復以北客蘇延病死報於府延太原人商販蜀川使驗其簿已被換易尋究經過辭多異同遂敕店主與同店者立承欺隱凡數千緡諸胥分受者二十餘人悉以付法由是劍南客免橫死

舊不著出處

按陳執方大卿知均州時漢上舟子數溺商旅取貨財輒以險爲解執方捕案悉寘於法因取近灘數家除其徭役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橫死與臯覈姦之術頗同也

見王

安石丞相
所撰墓誌

張輅

已見懲惡門

獄史

江南大理寺嘗鞠殺人獄未能得其實獄史日夜憂懼乃焚香懇禱以求神助因夢過枯河上高山寤而思之曰河無水可字山而高嵩字也或言崇孝寺有僧名可嵩乃白長官下符攝之既至訊問亦無姦狀忽見屨上墨污因問其由云墨

所濺使脫視之乃墨塗也復詰之僧色動滌去其墨卽是血

痕以此鞠之僧乃服罪

見吳淑校理祕閣閑談

按可嵩事與馮昌類矣然未見姦狀時若不著血汚之履將何以覈其姦乎蓋獲冥助如蕭儼禱神而雷震牛死非智算所及也和凝嘗曰潔誠齋戒祈獲祐於上穹銳意典墳思有得於遂古兼此二者用以折獄諒無難矣

王利

王利屯田通判滄州時遣三卒至都下二人者共害一卒取其齋裝反以卒逃狀聞利疑其姦密遣吏自郡至都以物色求之得其實二人卽服罪

見尹洙龍圖所撰墓誌

按利所以疑其姦者卒之色辭必有異也君子固不可逆

詐亦不可受欺疑而覈之理當然也

張式

李景畧附

張式郎中知壽州民有縊其妻以自殺告者吏受賕實之式

窮詰立服人稱其明

見王安石丞
相所撰墓誌

按唐李景畧初辟李懷光朔方節度府巡官五原將張光

殺其妻以貲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畧覈實論殺之既而有

若女厲者進謝廷中如光妻云

出唐書本傳
舊集不載

式之覈姦頗

亦類此且人縊之與其自縊傷迹有異驗則知矣吏既受

賕以非爲是必於驗狀有可疑者苟能聽察以理窮詰彼

雖巧詐將何所逃人稱其明不爲過也

凡附著之事或以
後證前或以古明

今隨事變文
無定例也

葛源

葛源郎中提點湖北刑獄時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殺其夫而州受賕出之源使再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源終以爲不直其弟訴於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爲冤遂親往鞫問不復置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

見王安石丞相所撰墓誌

按此蓋布耳目察民事而先知其爲姦受賕者故再劾不得其情而終以爲不直親往鞫問然後得之罪狀旣明議者自服監司之職當如是也

李兌

李應言附

李兌尙書知鄧州有富人搏其僕至死繫頸棄井中以自縊爲解兌曰投井固不自縊自縊豈復投井此必吏受賕教

人使不承耳已而案之果然

兌熙寧五年終於工部尚書

按李應言諫議爲開封府判官時京師富民陳氏殺傭作者而誣以自經死事覺輒逃匿不獲應言指其豪橫交結權要請嚴捕之及出知河陽而事遂緩

應言慶歷三年終於右諫議大夫二

事並見本傳

此皆善覈姦者唯陳氏幸免爲可惜也

朱壽昌

侯詠附

朱壽昌中散知閬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與勢故得不死時又殺人昧其里民使出就吏獄具覺其姦引囚並左右訊之囚對如初壽昌告之曰爾以死代人母令有悔吾聞子良與汝錢十萬納汝女爲子婦許嫁其女汝家有之乎囚色動又告之曰汝且死書券抑汝女爲婢指十萬爲傭直而嫁

其女於他人汝將奈何囚悟泣下乃以實對立取子良賓於

法一郡以爲神明

見曾肇內翰所撰墓誌

按大理評事侯詠爲號州錄事參軍時土豪趙寶者殺人

誣其傭令代死且賂吏成其獄詠辨狀立正之

見尹洙龍圖所撰墓誌

誌

與子良事頗相類也一賂獄吏使以傭代一賂里民使

以身代其爲姦等耳詠能辨獄吏受賂之狀而正其罪壽昌能探里民受賂之情而得其實是皆善覈姦者也

范純仁

范純仁丞相知河中府時錄事參軍宋儋年會客罷以疾告是夜暴卒蓋其妾與小吏爲姦也純仁知其死不以理遂付有司案治會儋年子以喪柩歸移文追驗其尸九竅流血睛

枯舌爛舉體如漆有司訊囚言寘毒鼈臬中純仁問鼈臬在
第幾巡豈有中毒而能終席耶必非實情命再劾之乃因客
散醉歸寘毒酒盃中而殺之此蓋罪人以儋年不嗜鼈而爲
坐客所共知且後巡數尙多欲爲他日翻異逃死之計爾

忠宣公
言行錄

見范

按凡善覈姦者必善鞫情也若不得實情則後必翻異而
姦人得計矣推覈之際戒在疏畧是故漢吏稱嚴延年之
治獄也文案整密不可得反雖酷吏無足道然於此一節
亦有取焉耳

李行簡

李行簡給事初爲彭州軍事推官富民陳子美者繼母詐爲

父遺書逐出之累訴不得直轉運使檄行簡劾正其事及代還子美乃以金五百兩餞行行簡怒不納感泣而去

郎簡

郎簡侍郎嘗知寶州有縣吏死子幼贅壻僞爲券收其田後子長屢訴不得直因訴於朝下簡劾治簡以舊案示之曰此爾婦翁書耶曰然又取僞券示之弗類也

彼劾正繼母訴爲父遺書者亦必有以覈之惜乎史辭太

簡故失其傳耳

案弗類也爲敘事之文彼劾正以下乃論闕之語原本一佚其後半段一佚其前半

段而合爲一條誤也

劉沆

劉沆丞相知衡州時有大姓尹氏欲買鄰人田莫能得鄰人

老而子幼乃僞爲券及鄰人死卽逐其子二十年不得直沆
至又出訴尹氏出積歲所收戶抄爲驗沆詰之若曰不頃戶
抄案若曰不頃句有誤
疑當作若田百頃豈特收此乎始爲券時嘗問他鄰乎
其人固多在者可以取爲證也尹氏不能對遂服罪

按賣田問鄰成券會鄰古法也使當時法不存則將何以
覈其姦乎近年有司苟取小快遂改此法未之思歟

尹洙

尹洙龍圖嘗知河南府伊陽縣有女幼孤而冒賀氏產者鄰
人證其非是而沒之官後鄰人死女復訴且請所沒產久不
能決洙問汝年幾何曰三十二乃檢咸平年籍二年賀死而
妻劉爲戶詰之曰若五年始生安得賀姓耶女遂服以上四
事並見

本傳

程顥

程顥察院知澤州晉城縣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起有老父在門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辨之老父曰業醫遠出治疾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之顥謂歲月久矣爾何說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書於藥法冊後因懷中取冊以進其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顥問張氏子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爾父在年幾何曰七十六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四十人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駭服罪

聞之
前輩

按凡爲巧詐必有缺漏推覈已至姦欺自露如檢戶籍以視孤女所冒之非校年齒以驗老父所記之妄皆此術也唯盡心者則能之耳

吳元亨

范諷附

同州馮翊令吳元亨爲政不苟縣與華陰接境以漆沮爲界中間洲上有美田民相與爭之五十餘年吏不能決元亨檄華陰令會境上盡案兩鄉之籍遍履其田執度以度之皆得其實自是民不敢復爭時人稱之

見司馬光丞
相所撰墓誌

按范諷給事嘗知鄆州平陰縣會河決王陵埽水去而土肥阡陌不復辨民數爭不能決諷爲手書分別疆理民皆持去以爲定券自是無復爭者

見本傳

元亨事頗類此覈得

其實姦無所容是省獄訟之術也

任術

延州臨真尉任術有智數監司使治地訟其地山險不可登陟由此數爲訟者所欺術呼訟者告之曰吾不忍盡爾當貫爾半爾所有之田兩畝止供一畝謹不可欺欺則盡覆入官矣民信之盡其所有供半旣而指一處覆之文致其參差處責之曰我戒爾勿欺何爲見負今盡入爾田矣凡供一畝者作兩畝收之更無一犁得隱

見沈括內翰筆談

按此乃兵法詐謀之類也偶然使中遂以爲奇已泄之機安可再用民若狡猾將反見欺夫欲覈姦誦不若正履而度之者是也

王罕

呂惠卿附

王罕大卿初知常州宜興縣時縣臨洧湖民歲訴水多幸免罕因農休召封內父老各列其田之高下繪而爲圖明年旣得訴狀乃親往按之其臨一鄉輒曰某戶輸可免某戶不可免衆環視無一辭是時范仲淹知潤州乃奏罕檢田法下諸路

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按呂惠卿參政治縣法災傷門云要使實被災者不至枉納分數而不被災者莫敢妄訴以求幸免則宜居常按視縣圖究知鄉村地形高下仍以小圖子分爲九等出入下鄉復更窮按有不盡者隨手改正遇有水旱於未收刈前先行巡省已知被災人戶田土多寡之大數其積水所占

年例災傷田土皆先度見頃畝數目至披訴時狀內頃畝比對卽免夾帶之弊罕檢田法殆亦類此是皆以正覈姦者也

李南公

李南公尙書初知長沙縣諸村各有詭名戶稅存而戶亡每年戶長代納之南公悉召其豪右謂曰此田不過汝曹典買耳與汝一月限爲我推究出不然汝曹均分輸納及期盡得其人使之承稅

問之
士林

按詭戶之稅非獨豪右作此弊也蓋其鄉司相與爲姦今專責豪右而鄉司獲免殆亦於理有未盡歟善覈姦者宜并按之抑又有說焉若專令鄉司任責則豪右愈更得計

必以厚賂使填逋欠稅數之外物力所減固亦多矣內外
相比以欺縣官何由可得其實乎然則責豪右宜急責鄉
司宜緩南公之意當在此也

摘姦

按此門原本
缺標題今補

黃霸

李崇于仲文
張詠三事附

前漢時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其婦俱懷妊長婦胎傷匿之
弟婦生男奪爲己子論爭三年不決郡守黃霸使人抱兒於
庭中乃令娣姒競取之旣而長婦持之甚猛弟婦恐有所傷
情極悽愴霸乃叱長婦曰汝貪家財固欲得兒寧慮或有所
傷乎此事審矣卽還弟婦兒長婦乃服罪

舊出風
俗通

按疑獄集又載一事與

似後魏李崇爲揚州刺史部

民苟泰有子三歲失之後見在趙奉伯家各言已子並有

鄰證郡縣不能決崇乃令二父與兒各別禁數日忽遣史

謂曰兒已暴死可出舉哀泰聞之悲不自勝奉伯嗟歎而

已殊無痛意遂以兒還泰

出北史本傳

此乃用霸擗姦之術者

也別載一事亦頗相似後周于仲文爲安固太守有任杜

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久不能決仲文令各驅

其家牛羣至乃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羣中又使人微傷

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遂訶杜氏服罪而去

出北史于栗磾傳仲

文其入世孫也此亦用霸擗姦之術者也隋襄州總管裴正云凡

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據證者覈

姦用之察情者擗姦用之蓋證或難憑而情亦難見於是

用誦以謫其伏然後得之此三事是也

于仲文放牛事又見懲惡門

近

時小說亦載一事云張詠尙書鎮蜀日市有二嬰孩同戲其一爲奔馬所斃孩母二人競認生者爲己子私證無所驗有司不能決詠佯怒謂二嫗曰若當時二子盡斃馬足爾亦何所爭耶乃令健卒取兒將擲於井中一母前走急往護之一母後行其意差懶遂以子還前行者此乃妄人傳會爲之也夫始生而奪之者兒固未能識母也三歲而失之者兒或已忘其父也二嬰同戲縱未能言當已識母非歷時長久亦不應便忘且於仲文放所認牛向任氏羣而杜氏服罪若放所認兒則必向其母而非母者服罪矣豈得云私證無所驗而復用謫姦之術佯爲擲井之怒乎

無足取者聊附之耳

薛宣

前漢時臨淮有一人持匹縑到市賣之道遇雨披覆後一人至求共庇廕雨霽當別因相爭鬪各云我縑詣府自言太守薛宣覈實良久莫肯首服宣曰縑直數百錢何足紛紜自致縣官呼騎吏中斷縑人各與半使追聽之後人曰太守之恩縑主乃稱冤不已宣知其狀詰之服罪

舊出風俗通

按此與黃霸抱兒之術同也薛宣用於斷所爭之縑仲文用於傷所認之牛以其事異而理同故爾後有善擿姦者則霸之術猶可用也

周紆

已見覈姦門

按紆察死人狀而得稽芒焉因以求爲姦之迹是覈姦者也與死人語而使疑怪焉因以動懷姦之心是擿姦者也覈姦以正擿姦以譎此其所以異也

崔思兢

已見辨誣門

莊遵

已見釋冤門

安重榮

已見懲惡門

按擿姦鉤慝之術皆與鞫情相似而必用譎焉盡心君子

亦不可忽也

察慝

高柔

魏高柔爲廷尉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詣廷尉柔問何以知夫不亡盈泣對曰夫非輕狡不顧室家者又問汝夫不與人有讐乎曰夫良善與人無讐汝夫不與人交錢物乎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事繫獄柔乃召問所坐語次問曾舉人錢否對曰單貧不敢舉人錢察其色動遂復問汝曾舉竇禮錢何言不耶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詰之曰汝已殺竇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

叩頭服罪

舊出魏志本傳

按慝與姦異者姦必巧詐慝唯隱諱如釘殺其夫而云遭火燒死是巧詐也如舉竇禮錢而云單貧不敢是隱諱也禮近出不還疑爲人所殺故首問其讐次問交錢物者嘗出錢與焦子文而求不得或緣嫌恨以致此禍於是察其色動辭對不次則隱諱之情得矣故詰之服罪是善察慝者也

胡質

魏胡質爲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集其比居少年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卽自首罪人斯得

舊出魏志本傳

按高柔知寶禮無讐而與人交錢物所以死也故察得焦子文胡質知盧顯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也故察得李若夫人之相殺害者苟無讐恨若不因財則必因色惟此二者足以得其人矣然所以察之者皆不過色與辭之間亦唯聰明故不可欺也

蔡高

蔡高調福州長溪尉民有夫婦皆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高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服

見歐陽修參政所撰墓誌

按民子被殺無所情執則其夫婦必皆良善而於同里亦無仇怨忍殺其守舍子者乃凶殘人也凶殘之人氣貌當

異故不待問之而色動詰之而辭屈唯環坐而熟視之其人已得矣高之明察尤可稱也昔孟嘉在坐褚裒未識而庾亮使裒自求之眄睐良久乃指嘉曰此人小異得無是乎雖善惡有殊而物理何別高之視裒諒無愧焉

呂公綽

呂公綽侍讀知開封府有營婦夫戍未還夜盜入舍斷腕而去主名不立都人喧言駭異公綽謂非其夫仇不宜快意戕害至此亟遣馳詰其夫果獲同營韓元者具姦狀伏誅

見王珪丞

相所撰墓誌

按此蓋知營婦爲人非不良者故特疑其夫仇戕害之也旣得其事乃察其實彼之隱慝將何所遁斯可以謂之明

矣

證慝

孫寶

漢孫寶爲京兆尹有賣餽散者偶與村民相逢擊落餽散盡碎村民認填五十枚賣者堅言三百枚因致喧爭寶令別買餽散一枚稱見分兩乃都稱碎者紐折立見元數衆皆歎服

舊不著
出處

按魏太祖時孫權致巨象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莫能出其理鄧哀王冲方數歲請致象大船之上刻水痕所致而稱物以載之校可知也與稱餽散之理同矣寶以餽散一枚之重校碎者之重其枚數立見冲以載象所至之痕校

稱物之痕而斤重可知皆其智有餘也夫片言可以折獄者何其爲人信服至於如此哉蓋以智有餘而言中理故爾欺誑之慝以此爲證而不可諱矣彼焉得不服耶是故片言可以折獄也

張舉

張舉吳人也爲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稱火燒夫死夫家疑之訴于官妻不服舉乃取豬二口一殺之一活之而積薪燒之活者口中有灰殺者口中無灰因驗尸口果無灰也鞫之服罪

舊不著出處按和凝所著二十九條皆以時代爲次其書舉事在吳人之末晉人之前豈非孫

氏之臣乎但先旣云吳廢帝孫亮則此宜云吳張舉不當於姓名下言吳人耳句章屬會稽郡

按孫寶以饘散一枚之重爲證而誑言三百枚之慝顯矣

張舉以死豬口中之灰爲證而誑言夫燒死之慝顯矣是謂慝未顯者以物證之則不可諱也然則莊遵守尸而首有蠅集爲覈姦有效豈若張舉驗尸而口無灰入爲證慝盡理乎

傅炎

許宗裔附

宋傅炎爲山陰令有兩人爭雞炎問雞早何食一云粟一云豆乃殺雞破嗉而有粟焉遂罰言豆者

舊出南史本傳

按釋冤門許宗裔之驗賊也問紬線胎心用何物一云杏核一云瓦子開見杏核而罪言瓦子者其術蓋本於此

顧憲之

于仲文附

宋顧憲之元徽中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者所認盜者

亦稱已牛二家辭理等前後令莫能決證之至覆其狀謂二
家曰無爲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逕還本主
宅盜者始伏其辜發姦擿伏多如此類時人號曰神明

舊出南史

顧凱之傳意之其孫也

按證以人或容僞焉故前後令莫能決證以物必得實焉
故盜者始服其罪于仲文放牛事已見擿姦門與此正相
類其異者彼之家遠而有牛羣此之家近而無牛羣也隨
事制宜然後放之理無異焉

李惠

傳琰附

李惠爲雍州刺史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於樹陰二
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州綱紀曰

以此羊皮拷知王乎羣下以爲戲言咸無應者惠令人置羊
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
者乃服而就罪凡所察究多如此類由是吏民莫敢欺犯

舊出

北史
本傳

按傅炎之爲山陰令也有賣糖姥與賣針姥爭絲一團炎
令掛絲鞭之有少鐵屑焉乃罰賣糖姥鞭絲擊皮事異理
同皆以物爲證者也

慕容彦超

漢慕容彥超帥鄆有役人盜食櫻桃主吏白之不服彥超慰
喻曰汝輩豈敢盜吾所食之物主吏誣執不須憂懼各賜以
酒密令人藜盧散於酒中旣飲卽吐有櫻桃在焉於是服罪

此蓋和嶠
所聞之事

按俗有入口無贓之語此說足以破之然事既細微鞠亦刻薄何足道哉

歐陽煜

歐陽煜都官知端州有桂陽監民爭舟相毆死獄久不決煜出囚坐廷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訖還于獄獨留一人留者色動煜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泣曰我殺之不敢以累他人

見歐陽修參政所撰墓誌

按煜已觀其驗狀云傷右肋死故因飲食視所用手彼獨左手持匕者乃是毆殺之人也以此爲證其辭自屈與錢

維濟辨誣之術同矣苟非盡心察獄則亦豈能然耶

王璩

王璩寺丞嘗爲襄州中盧令有賊繫獄訊治久之不能得情偶於賊橐中得故簡而揭示之乃房陵商人道爲賊所掠者賊卽引服不爾幾脫

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按此非智算所及偶然得之耳亦可見璩之治獄能盡其心鞠獄之情昔人賴於證也歐陽煜以右肋之傷爲證而歐殺者辭窮王璩以橐中之簡爲證而劫掠者情得證慝之術焉可忽哉

王曾

附會謗

王曾丞相少時謁郡僚有爭負郭田者封畛旣泯質劑且亡

未能斷決曾謂驗其稅籍曲直可判郡將從之其人乃服

見

公言行錄

按界至不明故起爭訟契書不存故難斷決唯有稅籍可爲證據辭與籍同者其理直辭與籍異者其理曲也曲直既判焉得不服 大觀間有曾諤朝議者知越州諸暨縣四明富民初唯一子後通其僕之妻又生一子而收養之年十六富民亡子與母謀以還其僕後數年所生母與嫡母皆死乃歸持服且訟分財累年不決監司委諤推治歷訊不能屈因索本邑戶版驗其丁齒而富民嘗以幼子注籍遂許其分

見近時小說

此亦以籍爲證者也爭田之訟稅籍

可以爲證分財之訟丁籍可以爲證雖隱慝而健訟者亦

聳懼而屈服矣此證慝之術所以可貴也

韓億

韓億參政知洋州時土豪李甲者兄死迫嫁其嫂因誣其子爲他姓以專其貲嫂歷訴于官甲輒賂吏使掠服之積十餘年其訴不已億視舊牘未嘗引乳醫爲證一日盡召其黨以乳醫示之衆無以爲辭冤遂辨見本傳

嘗云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固當兼用之也然證有難憑者則不若察情可以中其肺腑之隱情有難見者則不若據證可以屈其口舌之爭兩者迭用各適所宜也彼誣其子爲他姓者所引之證想亦非一獨未嘗引乳醫則其情可見矣故盡召其黨以乳醫示之既有以中其肺腑之

隱又有以屈其口舌之爭則衆無以爲辭而冤遂辨不亦宜乎

程顥

程顥察院初爲京兆府鄠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言無證左何以決之顥曰此易辨耳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年矣曰二十年遣吏取千錢視之謂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則遍天下此錢皆

爾父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

按宋文鑑及伊洛淵源錄皆作爾父藏錢幾年矣曰四

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所鑄官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錢皆爾父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文義較明晰

其人遂服令大奇之

見程頤侍講所撰行狀

按旁求證左或有僞也直取證驗斯爲實也彼言地中藏

錢是其父所藏者取錢驗之皆古錢也又豈能選擇古錢藏之耶以此爲證妄訴明矣是故其人不_敢不服也

李南公

李南公尙書知長沙縣時有鬪者甲強而乙弱各有青赤痕南公召使前自以指捏之曰乙真而甲僞也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櫟柳以葉塗膚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棊傷者水洗不落但毆傷者血聚則硬而僞者不然南公乃以此辨之也

聞之
士林

按鬪毆之訟以傷爲證而有此僞豈可不辨故特著焉

李處厚

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眞縣嘗有毆人死者處厚往驗尸

以糟馘灰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迹有一老父求見曰邑之舊書吏也知驗傷不見迹請用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尸迹必立見處厚如其言傷迹宛然自此江淮間往往用其法

見沈

括內翰
筆談

按凡據證折獄者不唯責問知見辭款又當檢勘其事推驗其物以爲證也則驗傷者宜盡心焉故書南公捏痕事又以處厚沃尸事繼之也

折獄龜鑑卷六

折獄龜鑑卷七

鈎隱

李崇

已見釋冤門

按崇之譎以舉哀擿爭兒姦與其術同蓋自其巧詐而言之則謂之姦自其隱隱而言之則謂之隱其實無異也故術亦同焉

張元濟

按新唐書本傳作允濟冊府元龜亦作元濟與此本同

唐張元濟隋大業中爲武陽令務以德教訓下百姓懷之元武縣與其隣接有人以牯牛依其妻家者八九年牛孳生至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司累政不能決其人詣武陽

質於元濟元濟曰爾自有令何至此也其人垂泣不止且言所以元濟遂令左右縛牛主以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召村中牛悉集各問所從來處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指其所訴牛曰此是女聳家牛也非我所知元濟遂發蒙謂妻家人曰此卽女聳可以歸之妻家叩頭服罪

舊出唐書

本傳

按史記以西門豹附滑稽傳後豹古循吏也特以其止河伯娶婦事巧而捷乃發於俳者故曰滑稽爾元濟其豹之儔歟理鄰邑贅壻牛亦以發於俳故能巧而捷於止河伯娶婦事相類矣然乃循吏鈎隱之術也疑獄集又載新鄉令裴子雲一事云部民王恭戍邊特牛六頭於舅李璵

家養五年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鼻曰犢牛二頭已死乃
還四頭老犢餘非汝牛所生恭訴于縣子雲以恭付獄追
盜牛賊李璉璉惶怖而至子雲叱責曰賊引汝同盜牛三
十頭藏汝莊內喚賊對辭乃以布衫籠頭立南牆下璉急
吐款云三十頭牛是外甥犢牛所生非盜得來子雲令除
恭頭布衫璉驚曰此是外甥子雲曰是卽還牛更欲何語
璉默然復謂璉曰五年養牛辛苦特與五頭餘並還恭聞
者歎服舊不著出處此乃用元濟鈎慝之術者但部民則易追
而非部民則難追矣故元濟詣彼村中捕盜也然越境有
所捕召集一村牛亦是當時可以爲此若在異日止合移
文追而詰之如趙和者是也但欲巧捷者勢須爲此耳

趙和

附侯臨

唐江陰令趙和咸通初以折獄著聲淮陰有二農夫比莊通家東鄰嘗以莊契契於西鄰後當取贖先送八百千自恃密熟不取文證再齎餘鏹至西鄰遂不認東鄰訴於縣又訴於州皆不獲伸理遂來訴於江陰和曰縣政甚卑何以奉雪東鄰泣曰至此不得理則無處伸訴矣問爾果不妄否曰焉敢厚誣乃召捕賊之幹者齎牒淮陰云有劫江賊案劾已具其同惡在某處姓名狀貌悉以西鄰指之請梏付差去人西鄰自恃無迹初不甚懼至則械於廷和厲聲詰之囚泣訴其枉和曰事迹甚明尚敢抵諱所劫之物藏汝莊中皆可推驗汝具籍貲產以辯之囚不虞東鄰之越訴乃供折穀若干莊客

某人者細絹若干家機所出者錢若干東鄰贖契者和復審問乃謂之曰汝非劫江賊何得隱諱東鄰贖契錢八百千遂引其人使之對證於是慙懼服罪梏回本縣檢付契書實之於法

舊不著出處

按和所用之術蓋亦本於張元濟也近時小說載侯臨侍郎一事云臨爲東陽令時他邑有民因分財產寄物姻家遂被諱匿屢訴弗直聞臨治聲求求伸理臨曰吾與汝異封法難以治止令具物之名件而去後半年縣獲強盜因縱令妄通有贓物寄某家乃捕至下獄引問泣訴盜所通金帛皆親黨所寄臨卽遣人追民識認盡以還之此乃用和鈎隱之術者雖巧捷不逮而沈密過之譬猶持重之

將不苟出於奇亦必依於正以此用譎則無敗事尤可貴也

包拯

錢和附

包拯副樞初知揚州天長縣時有訴盜割牛舌者拯密喻令歸屠其牛而鬻之遂有告其私殺牛者拯詰之曰何爲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其人驚服

見本傳

接近時小說載朝散大夫錢餗一事云餗嘗知秀州嘉興縣有村民告牛爲盜所殺餗令亟歸勿言告官但召同村解之遍以肉餽知識或有怨卽倍與民如其言明日有持肉告民私殺牛者和卽收訊果其所殺此乃用拯鉤慝之術者蓋以揣知非仇不爾故用此譎使復出告也昔趙廣

漢善爲鈎距以得事情晉灼云鈎致也距閉也蓋以閉其術爲距而能使彼不知爲鈎也夫惟深隱而不可得故以鈎致之彼若知其爲鈎則其隱必愈深譬猶魚逃於淵而終不可得矣是故史稱唯廣漢至精能用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此數君子材智過人亦庶幾焉

察盜

按此門原缺
標題今補

張敞

黃昌附

漢張敞爲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多百賈苦之敞旣視事求問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日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職

按職漢書作署

敞皆以爲

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飲且醉

按漢書作且飲醉

偷長以赭汙

其衣裾吏坐里閭闕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

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桴鼓稀鳴市無偷

盜

出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盜賊不得獄訟必多其當察而治之亦與姦慝等矣是以舊集有彭城書菜元膺擒輦之類凡十餘事今則因而列此六門也敝以偷盜治偷盜督察之術莫善於此故首著焉若後漢黃昌爲蜀郡太守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陳諸縣強暴姓名居處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姦奔走他境則又猛政之尤者抑亦用敝察盜之術歟

曹攄

晉曹攄爲洛陽令大雪宮門夜失行馬攄收門士衆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訊之果服

舊出晉書本傳

按此以事理察之也攄若不善察盜姑徇衆人所見則有罪者幸免而無辜者濫及獄訟不勝其繁矣是故折獄之術亦有取於此也

蘇瓊

本傳盜牛一事附

北齊蘇瓊爲齊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搜檢四鄰防宿及蹤迹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恕不爲推賊瓊曰便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賊處所徑收掩悉獲之

出北史本傳舊集不載

按傳又載一事云瓊爲南清河太守時有魏雙成者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其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與此相類蓋能廣耳目以察盜賊也傳言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卽知此其耳目歟然旣曰舊賊必非志實豈可深信乃見親委耶魏吳校事竊權害政人皆患苦久乃誅戮瓊之駕馭何以勝彼而能免斯患耶張敞召偷長悉受職特取其一時之用而已矣未嘗置之左右任以耳目豈非慮患深歟瓊廣耳目察盜賊可也此一事不足法略辨其理云

韓褒附尹賞

後周韓褒爲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褒密訪之並
豪右所爲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
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集黠少年素爲鄉里
患者置爲主帥分爲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
惶懼首服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爲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
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榜
州門曰自知行盜者急來首卽盡除其罪今月不首者顯戮
其身籍沒妻子賞先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褒取名
簿勘之一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息

出北史本

傳舊集
不載

按襄之察盜與張敞類矣若尹賞爲長安令則不然部勒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業而鮮衣凶服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爲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置一其餘悉納虎穴中

穿地方深各數

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百人爲輩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石覆其口名以虎穴

後世縣令不能會吏車如此之多亦不敢爲所置數十百

虎穴使數百人相枕籍死蓋時異則法異也人乃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貰其

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

甚精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

見漢書本傳

賞雖

亦以偷盜治偷盜善於駕馭稱其職任然異乎張敞不純

用誅罰故號酷吏爲萬世戒唯褒之察盜視敝可以無愧
其不同者彼窮治所犯糾之以猛也此首原其罪施之以
寬也敝之猛不至於民殘而市無偷盜褒之寬不至於民
慢而羣盜屏息則是同歸於治也

柳慶

已見釋冤門

張允濟

按允濟前條作元濟蓋傳寫異也

唐張允濟初仕隋爲武陽令時道中見一姥種葱結庵守之
允濟曰但歸不煩守此遇盜卽來告姥歸一宿而葱大失允
濟乃召集葱地左右居人呼令前一聽之遂得盜葱者

舊出

唐書
本傳

按周禮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顧視不直則眊允濟召集慈地左右居人呼令前一一聽之遂獲盜慈者蓋用此術也然其意度頗涉矜銜非不得已而用之則與卻雍視盜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者何以異哉苟未能使人恥爲盜不若聽姥守之也

蘇無名

唐則天時太平公主庫中失所賜寶器天后怒督捕甚峻官吏震恐有湖州別駕蘇無名善擒姦獍伏游徼至縣請見長史長史問之請聞朝廷天后召見無名對曰請寬府縣盡以

捕盜吏卒付臣不過數日決爲陛下獲盜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於東北門伺察有人十餘輩衣衰絰出赴北卽卽踵以報果見諸人至一新冢設奠哭而不哀旣徹奠又巡行冢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遂使吏卒盡執之而發其冢剖棺視之寶器在焉天后問以何術獲盜對曰臣無他術但識盜耳臣到都日正見此輩出葬便知是盜但未知葬處今清明拜掃計必出城尋逐蹤跡可以得之哭而不哀者所葬非人也巡冢而笑者喜其無傷也向若陛下迫促府縣此賊計急必取而逃矣天后稱善遷秩二等

舊不著
出處

董行成

唐懷州河內縣董行成善察盜有人從河陽長店盜一驢并

囊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市中見之叱曰彼賊住盜下驢卽承伏少頃驢主尋蹤至或問何以知之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人也見人卽引驢遠過怯也是故知其爲盜也舊不著出處
按蘇與董非聞人也特以察盜尺寸之長著於舊集傳於今世與賀懷智琵琶米嘉榮歌李暮笛託名唐人詩中者類矣苟無所長誰復稱之使不泯沒亦足勸能也

裴度

許仲宣附

唐裴度在中書時堂吏忽報亡失省印同列驚愕皆欲究治度畧不顧問良久復報印在故處度笑謂同列曰此必吏人盜印驛券也向若急之則投諸水火矣同列乃服

出趙麟因話錄舊集

不載

按此蓋以事理察盜者也其畧不顧問則與蘇無名請寬府縣之意同矣彼緩以伺之獲爲盜之人此緩而待之獲所盜之物皆可謂善處事也 許仲宣漢乾祐初登進士

第爲曹州濟陰簿先是縣印令與簿晝夜更掌時令有妾與室爭寵不能禁妾恚恨欲陷其主於罪竊取印藏之封緘如故仲宣受之翌日吏將用印開但空匣因逮捕縣吏及令簿僕厮家人繫獄驗問果得於令舍人竇火烟煤中初失印衆皆恐仲宣晏然不爲之動旣而果獲人服其量此乃量足以處事識足以察盜者也夫吏盜省印以有所欲故爾妾盜縣印以有所忿故爾此兩者可以得盜之情矣則當用是察之也仲宣後事本朝終於給事中

見本傳

閩濟美

唐閩濟美鎮江南有舟人傭載一賈客物甚繁碎密隱銀十錠於貨中舟人窺見伺其上岸盜之沈於泊船之所夜發至鎮旦閱諸貨而失其銀乃執舟人詣官濟美問船上有何物曰搜索皆無昨夜宿何處曰去此百里浦汊中亟令武士與船夫同往索之密諭武士曰必是舟人盜之沈於江中矣可令楫師沈鈎取之獲當重賞武士依命獲篋銀在其中封題猶全舟人遂服罪

舊不著出處

按治民之官每患姦盜敢爲欺蔽善料事者譬猶用兵善料敵也濟美所以知舟人盜銀沈於江中者此耳是亦可稱也

歐陽穎

歐陽穎郎中知歙州富家有盜啟其藏捕甚急久不獲有司苦之穎曰勿捕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鞠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怪之二子服罪猶疑不勝楚掠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某處皆是乃謹曰公神明也

見歐陽修參政所撰墓誌

何中立

何中立龍學知開封府先有盜慈孝寺神御服器者知府李絢嘗以屬吏不服而釋之及中立視事或復執所釋囚至中立熟視之曰此真盜也遂窮治之盡得其贓

見本傳

按盜之服罪必以贓證然後可見非自誣者彼所以獨械富家二子付獄蓋以其事情理察之也此所以窮治既釋

復執之囚蓋以其人氣貌察之也賊證具在罪狀明白安得不服乎此皆可謂之善察矣

徐的

徐的省副知荆南府荆南故多火姦人緣以爲盜有一夕十發者的籍諸惡少爲保伍使更相伺察由是火幾息

見本傳

按此蓋用韓襄察盜之術也若火發處有盜不獲同保伍人以故縱論則彼焉敢不察姦盜乎由是火幾息蓋火乃姦盜爲之也

彭思永

彭思永侍郎爲益州路轉運使時攝成都府事蜀民以交子貿易多置衣帶中而盜於爪甲挾刀伺便微取之至十百而

不敗民甚病之思永捕獲一人使盡疏其黨悉黥隸諸軍盜

以衰息

見本傳

按此蓋用黃昌捕盜帥一人脅使條陳諸縣強暴分遣掩討之術也若非有以脅之豈肯盡疏其黨無所隱漏乎若非分遣掩討豈能黥隸諸軍無所遺脫乎雖以嚴治而無酷名則正用其察姦之術而不爲其殘民之政此又賢於黃昌遠矣

迹盜

尹翁歸

漢尹翁歸守右扶風姦邪罪名縣各有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黥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

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

出漢書本傳
舊集不載

按翁歸之治姦邪也雖各有名籍不比而誅之必待盜賊發其比伍中乃召長吏教使推迹無有遺脫則與尹賞黃昌異矣是故彼有惡名而此得美譽蓋其材頗同而德弗類也迹盜之術此其大者故首著焉

高液

北齊彭城王液爲滄州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爲伴盜驢及脯去明日告州液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擒姦如神若捉得

此定神也。洩乃詐爲上府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爲當時第一。

舊出北史本傳

按前二事皆有迹可求，而菜之迹頗難辨，故以書字驗之。若夫詐爲上府買皮而倍酬其直，乃兼以譎取之者也。

高潛

北齊任城王潛領并州刺史。一婦人臨水浣衣，有騎馬人換其新靴，馳去。婦人持故靴詣府訴。潛留靴，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於路被賊殺害，遺此靴焉，得無親戚乎？」一嫗拊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一時稱明。

察

舊出北史本傳

按渚留故靴者將以迹求之也給諸嫗者兼以譎取之也與洩買皮事頗相類然居城諸嫗所以可召者北齊承後魏喪亂之後并州城中居人不多雖盡召之亦不爲擾苟或蕃庶當如楊津下教而已此在隨事制宜也

張鷟

唐張鷟爲河陽尉有客驢韁斷并鞍失之三日訪不獲詣縣告鷟推窮甚急乃夜放驢出而藏其鞍鷟曰此可知也遂令不秣飼驢去轡放之驢尋向昨夜餵處乃搜索其家於草積下得之人服其智

舊不著出處

按管仲之相齊侯也伐山戎還而迷失道仲令解縱老馬

軍隨以行乃得之驚蓋采用此術也夫故道有迹可求而人莫能識彼皆識故道者則宜假以求之矣是亦君子善假於物之義也顧憲之任牛索主亦以此歟

桑懌

桑懌崇班嘗居汝潁間諸縣多盜自請補耆長往來察姦匪因召里中惡少年戒之曰盜不可爲吾不汝容也有頃里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去父不敢告官懌疑少年王生者爲之夜入其室得其衣而王生未之知也明日見而問之曰爾許我不爲盜今盜里父子尸非爾耶少年色動卽推仆地縛之詰其盜者姓名盡送縣皆按以法

見歐陽修參政所撰懌傳

按朱邑爲桐鄉嗇夫而死有遺愛仇覽爲蒲亭長而時稱

大化憚之賢雖不逮古人請爲耆長事亦可書故卒能立功當世垂名太史此特稱其迹盜之一節爾亦足以勸也
譎盜

高謙之

後漢高謙之爲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金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甚急謙之乃僞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合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欣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黨舊出北史高恭之傳謙之其兄也按譎盜之術與擿姦同彼亦用譎以擿之也

慕容彥超

錢惟濟附

漢慕容彥超爲鄆帥日置庫質錢有姦民以僞銀二錠質錢

十萬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牆盡徙其金帛
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卽勝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
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僞銀者執之服罪舊出五代
書本傳
按錢惟濟留後知成德軍有以僞銀質錢者其家生官惟
濟密謂曰第聲言被盜而立賞捕之質僞銀者必來責餘
直果然乃用彥超譎盜之術者也見本傳彼有譎之不出者
何哉或盜轉而之他或盜知其爲譎也是故用譎宜密而
速與兵法同矣

孫沔

已見懲惡門

陳述古

陳述古密直嘗知建州浦城縣富民失物捕得數人莫知的
爲盜者述古給曰某廟有一鐘至靈能辨盜使人迎置後閤
祠之引囚立鐘前喻曰不爲盜者摸之無聲爲盜者則有聲
述古自率同職禱鐘甚肅祭訖帷之乃陰使人以墨塗鐘良
久引囚以手入帷摸之出而驗其手皆有墨一囚獨無墨乃

是真盜恐鐘有聲不敢摸者訊之卽服

見沈括內翰墨談云此亦古法出於小說

按譎非正也然事有賴以濟者則亦焉可廢哉抑又聞之
正不廢譎功乃可成譎不失正道乃可行是於譎盜之術
取其一端而已蓋亦未可責備也然與鑊摸鐘皆用譎鈎
慝頗似鞫情之術矣但意所主者特在於盜故以附譎盜
門也

察賊

趙廣漢

孫沔附

漢趙廣漢爲京兆尹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行劫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

出漢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此廣耳目以察賊者也孫沔副樞知徐州時淮陽軍有強盜數人捕之急過徐境沔卽知之方晏客淮陽檄至召吏諭曰淮陽賊幾人易衣冠舍某處少頃皆捕至庭下

見孫

威敏公遺事錄

與廣漢類矣史稱廣漢善爲鈎距以得事情謂鈎

致其隱伏使不得遁距閉其形距使不可窺也世言沔所用爲耳目者雖左右親信之人亦莫能曉殆亦挾此術歟

苻融

已見釋冤門

柳崇

後魏柳崇爲河中太守郡人張明失馬疑執十餘人崇初到郡見之不問賊事人別借以溫顏更問其親老存否農業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卽獲真賊呂穆等二人餘並放遣郡中畏服境內帖然

出北史本傳舊集不載

按崇不問賊事者惡彼匿其情也問以親老存否農業多少者欲彼吐其情也於是真情見乎辭色乃可微察以獲真賊是亦用鞠情之術者也賊與盜異害物曰賊攘物曰盜竊取曰賊劫取曰盜此失馬者殆被劫歟不然何以疑

執十餘人也

韋鼎

隋韋鼎爲光州刺史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嘗爲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姦謀逗遛其人驚懼卽自首服

出南史韋叡傳鼎其孫也舊集不載

按此亦廣耳目以察賊者用於鞫情之術則以中其忌諱故能使之首服也

呂元膺

柳公綽附

唐呂元膺鎮岳陽因出游覽有喪輦駐道左男子五人衰服隨之元膺曰遠葬則汰近葬則簡此必詐也亟令左右搜索棺中皆兵刃乃擒之詰其情對曰欲過江劫掠故假爲喪輦

使渡者不疑又有同黨數輩已在彼岸期集悉捕獲以付法
舊不著
出處

按蘇無名察姦之術正與元膺察賊相類柳氏敘訓有一
事云柳公綽爲襄陽節度使歲歉鄰境尤甚有齊衰者哭
且獻狀曰遷三世十二喪於武昌爲津吏所遏不得出公
綽覽之卽命軍候擒其人破其柩皆實以稻米蓋葬於歉
歲不應并舉三世十二喪故知其詐耳雖非劫取者而與
元膺搜畧事頗相類也故附著之然議者以爲閉籜非美
不足爲法今但取其明察慮有他姦故著爲察賊之鑒耳

張詠

張詠尙書知江寧府有僧陳牒出憑詠據案熟視久之判送

司理院勘殺人賊翌日羣官聚聽不曉其故詠乃召問爲僧
幾年對曰七年又問何故額有繫巾痕卽惶怖服罪蓋一民
與僧同行於道中殺之取其祠部戒牒自披剃爲僧也

見李
政虞

部所撰忠
定公語錄

按善察賊者必有以識之使不能欺也善鞠情者必有以
證之使不可諱也詠實兼此二術矣可不謂之明乎

喬某

喬某虞部知果州西充縣時有強寇夜出剽掠罪人久不獲
民或爭財而訟於庭某察其物色有異乃曰是必前日盜也
收詰之果服

見呂大監正字所撰墓
誌某華陰縣人失其名

按昔魯兩生有大臣節而史失其名然迹之著不可揜也

今江某之覈姦喬某之察賊其事必傳矣雖失其名亦何憾哉

迹賊

司馬悅

已見釋冤門

按此與高潛留靴之術同但彼謫而此正耳

魏昶

唐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姝艷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玉素遂毒之良久覓婢不得又失金銀器四十餘事敕令捕賊鼎沸三日長安萬年尉石良有主帥魏昶請喚舍人家奴取少年端正者三人布衫籠

頭又傳衛士四人問十日以來何人曾覓舍人家衛士云有
投化高麗留書與舍人捉馬奴書見在取驗之但言金城坊
中有一空宅更無他語昶乃往金城坊應空宅並搜之果至
一宅封鎖甚密卽時打開婢及投化高麗皆在乃是投化高
麗與捉馬奴藏之敕斬於東市

舊不著出處按唐書郭正一傳云正一與郭侍舉魏元同

岑長倩並相高宗唐平章事自正一等始正一爲中書舍人
當出征高麗臨吏周興誣而殺之非爲婢所毒也其征高麗
者有郭待封乃孝恪之子武將其後乃以中書舍人副薛仁
貴伐吐蕃敗績貶死附見薛仁貴傳中亦無爲婢所毒事此
蓋小說所載傳聞繆說不足信者姑取其事之迹可也

按昶喚舍人家奴取少年端正者三人布衫籠頭欲以譎
取之也又傳衛士四人問十日以來何人曾覓舍人家欲
以迹求之也雖兼用二術然譎賊不效而迹賊效矣譬猶

得雀者網之一目而不可以一目之網捕雀也初雖小人而善捕賊與蘇無名董行成類矣特著其事以勸能者不爲無補也

劉崇龜

已見釋冤門

府從事

已見釋冤門

桑懌

虞詡附

桑懌崇班初以右班殿直爲永安縣巡檢明道末京西旱蝗有惡賊二十三人樞密院召懌至京師授以賊名姓懌曰盜畏吾名必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

不得一人輒出居數日其下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
夜與數卒服盜服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老小皆走獨一嫗
留爲治飲食如事羣盜懌歸閉柵三日復往自攜具就嫗饌
而以飲遺嫗嫗以爲真盜乃稍就與語及羣盜嫗曰彼聞桑
殿直來皆遁去近聞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矣某在
某處某在某所懌又三日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殿直
也爲我察其實勿泄後三日復來又三日而往嫗盡得居處
之實以告懌明日部分軍士盡擒諸盜其尤強梁者懌自馳
馬取之

見本傳

按懌先閉柵譎賊使不走乃因嫗迹賊使不覺然後悉擒
之皆兵法也後漢虞詡爲朝歌長時賊甯季等數千人攻

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詔到官既誘令劫掠伏兵殺之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爲識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遂駭散咸稱神明出後漢書本傳是亦兵法也然於迹賊之術悉皆有所考焉顧用者如何耳並著之以備采擇也

誦賊

蘇秦

蘇秦在齊大夫與之爭寵使人刺之不殊而走求賊不得秦且死謂齊王曰臣死之後王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刺臣之賊必得矣王如其言賊果出乃誅

之舊出春秋後語

陸雲

晉陸雲爲浚儀令民有被殺而主名不立者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其後謂曰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其妻同謀殺之聞得出欲共語畏憚近縣遠相要候人皆歎服

舊出晉書本傳

按此蓋察其妻有姦狀故拘錄之以譴姦人使疑而出也

楊津

後魏楊津爲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齋絹三百疋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騎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一姥哭而出云是己子

遣騎追收并絹俱獲

舊出北史楊播傳津其子也

按此與高潜留靴給姬術同彼以靴爲迹此以衣與馬之色爲迹而皆用譎取之其異者彼術得靴則主於迹而兼以譎此空言衣與馬之色則主於譎而示以迹也

柳慶

後周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處鄰近被囚者甚衆慶以賊是烏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榜官府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旅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服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求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黨與

舊出北史柳蚪傳慶

也其弟

蔣常

張松
壽附

已見釋冤門

按常之留姬蓋用陸雲錄妻之術譎賊使出乃可捕獲也
唐張松壽任長安令時昆明池邊有劫殺賊敕限十日捕
獲督責甚峻松壽至行劫處檢蹤見一老姥路旁賣飯卽
以從騎馱歸縣中供酒食三日却馱送舊處令一腹心人
密往伺察之有人來問賊事卽收縛果有一人問曰明府
若爲推勘遂擒送縣一問款服并贓皆獲舊不著
出處此又用
蔣常留姬之術者也

劉崇龜

已見釋冤門

按賊逃匿者謫使出焉免於追捕之煩其術固不可廢然
人之逃匿既可謫取之矣則賊之隱匿亦可謫取之也適
姦鉤慝是謫取其情者也故彼兩門又與鞫情之術相似
也

折獄龜鑑卷七

折獄龜鑑卷八

嚴明

何武

前漢時沛縣有富家翁貲二十萬一男纔數歲失母別無親屬一女不賢翁病困思念恐其爭財兒必不全遂呼族人爲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餘一劔云兒十五付之後亦不與兒詣郡訴太守何武因錄女及壻省其手書顧謂掾吏曰女旣強梁壻復貪鄙畏賊害其兒又計小兒正得此財不能全獲故且付女與壻實寄之耳夫劔所以決斷限年十五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壻不還其劔當聞州縣或能明證得以伸理此凡庸何思慮深遠如是哉悉奪其財與兒曰弊女惡壻

按弊字通典作

藏溫飽十年亦已幸矣聞者歎服

舊出風俗通見杜佑通典原本多誤字

案此事亦

謹依通典改正

按張詠尚書知杭州先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壻主其貲而與壻遺書云他日欲分財卽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子時長立以財爲訟壻持書詣府請如元約詠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此囑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分與壻七分與子皆泣謝而去

見李叟虞部所撰忠定公語錄

此正類何武事也夫所謂嚴明者謹持

法理深察人情也悉奪與兒此之謂法理三分與壻此之謂人情武以嚴斷者壻不如約與兒劒也詠之明斷者壻請如約與兒財也雖小異而大同是皆嚴明之政也

鍾離意

後漢鍾離意爲會稽北部督郵有烏程男子孫常與弟並分

居各得田四十頃

按四十頃通典作十頃

並死歲饑常稍以米粟給並

妻子輒追計直作券沒取其田並見長大訟常掾史皆言並
兒遭餓賴常升合長大成人而更爭訟非順遜也意獨議曰
常身爲伯父當撫孤弱而稍以升合券取其田懷挾姦詐貪
利忘義請奪其田畀並妻子衆議爲允

見通典不著出處舊集不載

按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夫常取並妻子田固有辭
矣奈其懷挾姦詐貪利忘義之情何意獨以情責常是不
從其辭而從其情也可不謂之嚴明乎

陳矯

魏陳矯爲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有至歷年矯以爲周有三
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
繆矣自覽罪狀一時論決

出魏志本傳
舊集不載

按此蓋罪狀已定而輕重有疑吏不敢決者也使有罪不
論無罪久繫自古以爲患矣然拘文之吏每每如此繆可
知也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矯自覽罪狀所謂
明慎也一時論決所謂不留獄也若罪狀未定者慮有冤
誣理當考覈豈可取快一時耶君子於此宜盡心焉

王敬則

南齊王敬則爲吳興太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
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爲所識皆逃

去境內以清

出南史本傳
舊集不載

按偷之冒法初不畏罪設此二事令其厭苦庶或可戢也

裴俠

後周裴俠爲戶部中大夫時有姦吏主守倉儲積年隱沒至千萬者及俠在官勵精撓發旬日之間姦盜畧盡轉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錢物典悲泣

按北史作掌錢典李貴乃於府中悲泣

或問其

故對曰所掌錢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懼遭罪責俠聞之許

其自首

出北史本傳
舊集不載

按彼未知懼也俠則治之此已知懼也俠則宥之其治之者可以爲嚴矣其宥之者可以爲明矣明者無他灼見物情也

趙熒

隋趙熒爲冀州刺史嘗有人盜熒田中蒿爲吏所執熒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者愧恥過於重刑

見北史本傳
舊集不載

按嚴明者不必厲威刑也察見物情中其忌諱有過於市朝之撻者熒載蒿賜盜蓋以此耳不然則彼將玩侮尙何愧恥哉

王鐸

蕭巖附

唐王鐸爲淮南節度使有遺匿名書於前者左右取以授鐸鐸納之韞中先有他書以雜之吏退鐸採取他書焚之人信其匿名書亦焚也旣歸而省所告異日以他微事連所告者

禁繫按驗以譎其衆下吏以爲神明

出唐書本傳
舊集不載

按南齊豫章王疑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置韡中
竟不視取焚之鏐蓋樂聞人過失者則其譎也不若疑之
正也昔朱博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取奇譎以明示下爲不
可欺者鏐豈慕其爲人歟

張希崇

晉張希崇鎮邠州

按張希崇鎮邠寧在後唐明宗
時書中作晉當作後唐爲是

有民與郭

氏爲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後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
相繼俱死有嫡子已長郭氏諸親教義子訟云是真子欲分
其財前後數政不能決希崇判曰父在已離母死不至雖云
假子辜二十年養育之恩儻是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甚

爲傷害民教豈敢理認田園其生涯盡付嫡子所有訟者與

其朋黨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皆服其斷

舊不著出處

按唐制選人試判三條辭理愜當決斷明白乃爲合格謂之拔萃希崇之判蓋本於此惟其愜當明白是故聞者皆服也

張齊賢

王延禧附

張齊賢丞相在中書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服齊賢曰此非臺省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上既許乃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卽命各供狀結實且遣兩吏趣徙其家令甲家八乙舍乙家八甲舍貨財皆安堵如故文書則交易

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卿莫能定也

出司

馬光丞相
諫水紀聞

按會肇內翰撰王延禧朝議墓誌云延禧任岳州沅江令
時有兄弟分財者弟弱所得田下訴不均詰其兄曰均矣
卽令二人以所得更取之兄訴於州州守笑曰此張詠尙
書斷獄法也豈彼所聞異乎

燕肅

鞠眞
卿附

燕肅侍郎知明州俗悍輕喜鬪肅推先毆者雖無傷必加以
罪後毆者非折跌支體皆貸之於是鬪者爲息

見本
傳

按民之鬪毆傷有輕重理有曲直不治其傷而治其理者
乃息鬪之術也若折跌支體則理雖直而傷已甚斯不可

貨矣譬猶鬪殺用刃以故殺論蓋其情重也 沈括內翰

說鞠真卿知潤州時民有鬪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下手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靳財兼不甘輸錢於敵人終日忿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蓋無賴之民不畏杖責故設此事以折伏之與王敬則治獄之術同也見筆談近時州縣間固有使民輸下拳錢者然官自取之則不足以懲惡而適所以招怨斯失其本矣豈若不治其傷而治其理之簡易乎

韓琚鄜思賢附

韓琚司封嘗通判虔州其民善訟或僞作冤狀悲憤叫呼似若可信者會守缺琚行郡事究其風俗考其枉直下莫能欺

辭伏者自以爲不冤終於兩浙轉運使魏公琦之兄也

見尹
朱龍

圖所撰
墓誌

按沈括內翰說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以劫之鄧思賢人名也始傳此術遂名其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見筆談然則据所以究其風俗考其枉直者豈特下莫能欺蓋亦人不可劫不可劫所以爲嚴也莫能欺所以爲明也彼其辭伏者自以爲不冤非此故歟

葛源

葛源郎中初以吉州太和簿攝吉水令他日令始至猾吏誘

其意

見王安石丞
相所撰墓誌

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源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受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爲此乃某吏教我所爲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

按爲政者苟欲戢吏唯嚴明可夫民雖好訟也若非吏與交通亦焉能獨爲欺誣劫持之計耶吏不得其意則民訟宜少矣源使民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受之乃鞠民情覈吏姦之術也彼卽姦滑自當畏戢操術如此不亦可乎

劉敞

劉敞侍讀知永興軍時大姓范偉冒武功令祚爲祖乃穿祚

墓以已祖母附之規避徭役者五十年數犯法至徒流輒以贖免長安人共患苦之然吏莫敢治敝按其事獄未具而召由是辭屢變證逮數百人獄連年不決詔取付御史臺驗治卒如敝所發

見本傳

按范偉之橫人患苦之然敝按其冒蔭避役證逮數百人連年不決者何也彼與黨與結之厚矣乃敢爾也證逮之人其黨與也豈易鞫哉且長安人共患苦之然吏莫敢治則桀黠可知也非按者嚴明不能發其事非鞫者嚴明不能得其實是故姦民多幸免也獄辭屢變蓋以此與

許元

劉晏附

許元待制初爲發運判官患官舟多虛破釘鞠之數蓋以陷

於木中不可稱盤故得爲姦元首至船場命曳新造舟縱火

焚之火過取其釘鞠稱之

按劉熙釋名鉸鑄也關西謂之釘鉸此文釘鞠無出或印釘鉸聲之

訛此所破纔十分之一自是立爲定額

見魏泰東軒筆錄

按元不治虛破之罪而但立爲定額可也然亦異乎劉晏矣蘇軾尙書說晏江淮發運使時於揚州造船每隻載米一千石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制須謀經久船場執事者非一有餘剩衣食可以養活衆人則私用不窘而官物牢固由是船場人皆富贍五十餘年饋運不闕至咸通末有吳堯卿者始勘驗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直無復寬剩而船場自此破壞饋運自此闕絕晏言大國不可以

小道理良可信也

見奏議

元定釘鞠額無乃類吳堯卿乎雖

幸而不至敗事然其嚴明乃俗士所誇君子所鄙不可爲後世法也

張式

張式郎中初爲南劍州將樂縣主簿有銀冶坐歲課不足繫者常數十百人式籍其人使貧富財力相兼課遂有羨人無繫者

見上安石水相所撰墓誌

按式知銀冶歲課所以不足蓋緣冶戶或有財而無力或有力而無財於是籍其人使富貧財力相兼則富者不患力乏貧者不患財窘課遂有羨理宜然也昔之繫者常數十百人今則人無繫者矣嚴明之政不當如是乎

孫甫

孫甫待制爲華州觀察推官時州倉粟惡吏當負錢數百萬轉運使李紘以吏屬甫乃令取斗粟舂之可棄者十纔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得弛負錢數十萬而已紘因薦之

見曾鞏舍人所

狀撰行

按嚴明者非若世俗以苛爲嚴以刻爲明也持循事理照察物情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倉粟雖惡不應盡可棄也以物情言之則負錢數百萬將何以償耶甫取斗粟舂之可棄者十纔一二但負錢十萬而已吏旣得弛重負官亦獲保舊積是持循照察之效也可不謂之嚴明乎

周沆

本傳鹽價一事附

周沆侍郎嘗爲河東轉運使自慶歷以來河東行鐵錢民多盜鑄吏以峻法繩之抵罪者日繁終不能禁沆乃命高估鐵價盜鑄者無利不禁自息

見司馬丞相所撰神道碑

按沆知慶州時邊民多闌出塞販青鹽沆請損官鹽之價

犯者稍衰

見本傳

夫或高鐵估或損鹽價法異而意同皆治

其本也治其末者雖繩以峻法而終不能禁徒爲苛劾耳治其本者雖處以平法而姦盜自止豈非嚴明乎苟欲嚴行正理要惟明見事情然後政不苛暴事不刻核而獄訟省矣彼籍治而課羨春粟而負少者亦猶是也

王罕

王罕大卿知潭州民有與其族人爭產者辨而復訴前後十

餘年罕一日悉召立庭下謂曰諸家皆里富人無乃厭追逮之苦今無狀子寒饑不能以自存况析產之券有不明以故久不決人能少資之令其遠去後復何患乎皆泣聽罕命自言方對吏時雖欲求爲此顧不可得於是遷所訴者於旁州獄訟爲之衰止

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按嚴明之術在於察見物情裁處事體彼爭產者困於寒饑析產者苦於追逮理之曲直何足深校苟或可已無不聽命於是人少資之令其遠去則析產者所損不多而免追逮之苦爭產者所得不少而脫寒饑之困州民獄訟亦爲衰止豈非能察見而善裁處乎儻忿其辨訴加以峻罰則物情不無所傷而事體亦有所害稱爲嚴明斯失之矣

若君子則雖昭然深察毅然決行而從容中理無傷害也
豈非嚴明之懿者乎

矜謹

袁安

後漢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賊罪鞫人常稱曰
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
爲也聞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

出後漢書本傳集不載

按安之政號嚴明必不容姦矣其未嘗以賊罪鞫人蓋疾
夫案吏者務爲深刻文致於賊也若彼賊狀自露非我鞫
而出之雖繩以法亦何憾焉

司馬芝

魏司馬芝爲大理正有盜官練真廁中者吏疑女工遂收付獄芝曰刑戮之失在於苛暴今先得贓物後訊其辭若不勝楚掠或至誣服豈可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化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

舊出魏志本傳

王坦之

晉王坦之襲封藍田縣侯時卒士韓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爲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目

山晉書王湛傳坦之其曾孫也舊集不載

按訊盜練劫

皆慮自誣而遂見宥合矜謹之義矣

蕭子良

任昉彈事附

南齊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時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之

出南史本傳舊集不載

按梁御史中丞任昉彈中軍參軍劉整因兄寅第二息師利

按原本作第一庶息今據任昉本集改

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寡嫂

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攘拳大罵突進屋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亦引高鳳事爲彈文蓋鳳隱者也太守連召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若整與平意實忘義固異於此然昉請免整收治其罪而子良但賜米錢以償之不治平罪何也責士

之法不以責民是亦所以爲矜謹也

陸襄

梁陸襄爲鄱陽內史時妖賊鮮于琮敗獲之後鄰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其黨與因求貨賄皆不得實或有善人盡室罹禍惟襄郡境枉直無濫人歌之曰鮮于抄後善惡分人無橫死賴陸君

出南史陸慧曉傳襄其從孫也舊集不載

按推窮賊黨者苟不矜謹必至枉濫彼使善人盡室罹禍與賊何異哉襄之用心獨異於彼宜其人歌之也

宋世軌

蘇瓊附

北齊宋世軌爲廷尉少卿洛州人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按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昂以爲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爲廷

尉判其事爲劫唯殺魁首餘從坐悉捨焉

出北史宋隱傳世執其族孫也舊集

不載

按蘇瓊爲三公郎中時頻有告謀反付瓊推檢事多中雪崔昂爲尙書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乃數雪反逆身命何輕耶瓊正色曰但雪冤枉不放反逆昂大慙夫崔昂亦善折獄其意如此乃韓伯奇所謂考囚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者也且昂於此獄數年不斷豈非求反狀未得乎世軌判爲劫事理所當然斯可以無慙於瓊矣是皆矜謹之君子也

郎茂

陸襄附

隋郎茂初授衛州司錄有能名尋除衛國令

隋諸王置國官有令一人至揚

帝時改國令爲家令

有部人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

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嫉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人之

意也乃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

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爲友悌

出北史郎基傳茂其

子也舊集不載

按梁陸襄爲鄱陽內史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

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誚但和言解諭之二人感恩深自咎

悔乃爲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

出南史本

傳舊集亦不載

大異姓之疏也誣告之怨也猶可和解使相親厚

況親族之不睦者乎彼猶未容責誚此可遽加嚴法乎矜

謹之士宜鑒于茲故並著焉

張詠

王質附

張詠尙書再知益州民有負販者翁役其婦婦違之翁怒翦其髮曰我作婢使汝其子自外歸作間所由具事領過或謂其子曰翁翦婦髮何罪子若執父汝罪不輕至廳下詠詰之翁云婦自翦髮泥其子亦云妻自翦髮泥翁詠察其誑卽于解狀後判云雖然子爲父隱其奈執辭不定旣不可窮詰於尊長又不可抑斷於卑幼仰責新婦狀今後再不侍養別具狀領過並放詠謂掾屬曰五服之內卑幼條至重親民之官所宜盡心

見李畋虞部所撰忠定公語錄

按王質待制知荆南有媼訴其婦薄於養婦言舅亡姑嫁

旣窮而歸且奉事無不謹質曰姑雖不良獨不顧夫耶因取家人衣以衣媼又給以廩粟使歸養之皆感泣而去見本
傳此其翁姑理皆不直然家人之義當責卑幼但不可遽繩以法耳是故恕其罪而責之養也

薛奎

仇覽韋景駿二事附

薛奎參政知益州有婦人訟其子不孝詰之乃曰貧無以養奎因出俸錢與爲資業而遣之見本傳

按後漢仇覽爲蒲亭長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訟元不孝覽驚曰吾近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止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耳母守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感悟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

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見後漢書

傳

唐韋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

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

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爲孝

子

見唐書本傳

此皆與奎出俸錢爲資業之意同矣苟繩以法

子罪不輕令律所謂可從而違堪供而闕者是也得謂

之矜謹乎

任布

任布副樞知越州民有被酒罵其祖者祖旣訴之已而大悔

哭於庭曰老無子賴孫以爲命布特貸出之且上書自劾朝

廷亦不之問

見本傳

按孫罵祖法當死特貸出之理宜自劾此乃矜其失教而謹於用刑者也

蘇渙

蘇渙郎中知鄱陵縣時歲荒盜起有兄殺弟而取其衣者弟偶不死與父偕往訴之渙閱其窮而爲姦問之曰汝殺而弟知其不死而捨之者何也兄喻其意曰適有見者不敢再由是得不死父子皆感泣及渙罷去負任從之數千里

見蘇轍門

下所撰墓表

按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者乃刑殺焉孫罵祖有可生之理以其被酒且祖自悔也兄殺弟有可生之理以其苦饑且弟不死也布之貸出其孫渙之慮

問其兄皆得其所以生之者也可無愧於古人矣

李士衡

高化附

李士衡觀察初釋褐爲京兆鄠縣主簿府知其才俾權獄掾咸陽縣有民殺人具獄以送府父子五人其爲從者皆服加功之罪士衡告於尹曰彼殺人者止一人耳餘四人掩其骸可坐以加功寘之重辟乎尹喜從其議曰四人者非子之明則冤於地下矣

見范仲淹參政所撰神道碑

按以掩骸爲加功是深文也罪不應死而文致之何其忍哉嘗聞用法殺人無異用刀殺人深文之罪縱或幸免鬼得而誅之也高化太尉雖起行伍頗知民事晚守相州部有大獄皆當論死化疑之命移他獄訊蒙活者三人殆亦

以掩骸爲加功之類歟此矜謹者所以盡心也

王博文

王博文副樞知密州時負海有濤落鹽場歲歎民多盜鬻吏捕逐之輒起捍鬪皆坐法當死博文上言請權弛鹽禁俟歲豐如舊從之

見本傳

按周禮荒政十有二其曰緩刑曰舍禁曰去幾者博文所請義與合焉苟非通達古今豈能矜謹如是耶

王質

王質待制嘗通判蘇州以病在告知州黃宗旦來省問因言獄有盜鑄錢者百餘人吾陰以術鉤得之質曰弋不射宿惡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人公陰之中也宗

且瞿然爲貸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

見本傳

陳執方

李士衡附

陳執方大卿通判江州時民饑有刈人之禾而傷其主法當死者執方以爲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尙緩刑況於

今哉卽奏貸其死

見王安石丞
相所撰墓誌

按李士衡觀察權知天雄軍民有盜瓜傷主者法當死士衡以歲饑奏貸之自是著爲例執方之奏蓋用此例也

見本傳

陳巽

陳巽賓客初爲常州團練推官盜有棄財走者巽以爲不應死通判不肯用其言巽力爭而讞之盜卒得不死

見曾鞏舍
人所撰神

道碑

按盜非傷主計賊爲罪棄財走者豈復應死通判不肯用其言必持深刻之說故失矜謹之義也

胡向

胡向少卿爲袁州司理參軍時有盜七人皆當死向疑其有冤乃留訊之則二人者果不同謀始受其傭而中道被脅以行卒得免死

見呂大防丞相所撰墓誌

按捕獲盜者七人乃合格故以被脅爲同謀蓋希賞耳斯不仁哉宜其留訊而卒免之也

張奎

○案題下脫注王濟附三字

張奎密學初爲常州推官轉運使舉監衢州酒稅婺州有滯

囚法當死獄成三問輒不服命奎覆案一視牘而辨之得不
死人皆服

按奎一視牘而辨之者謂辨其情理也人有迹狀重而本
情輕者昔既酌情而立法今當原情以定罪安得不辨情
理而抵之死耶此其精明固能服人至於矜謹尤可傳世
王濟郎中爲澶州司理掾時州獄有重囚臨刑稱冤濟覆
案之亦得不死與此類矣豈非哀矜折獄而然歟

二事並見本傳

李允元

袁安附

李允元給事通判寧州時州卒謀亂事發連逮者衆允元極
意辨析止坐首惡數人誅之

見本傳

按後漢袁安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時楚王英謀爲逆事

下郡考覈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允元殆有袁安之心歟事在州郡辨析固易然其矜謹亦可嘉也

李應言

榮譴吳育二事附

李應言諫議爲侍御史時鄆州民傳妖法者其黨與凡百餘人捕者欲邀功賞而誣以不軌命應言往按其事止誅首謀數人悉全活之

按榮譴大監爲開封府判官時太康縣捕民數十人事浮

屠法相聚祈禳名白衣會知府賈黠疑其有妖請殺爲首者餘悉流之譴以爲本無妖黠具奏并譴議奏之朝廷以譴議爲是乃流其首餘皆杖之蓋鄆州之民傳妖法無不軌事太康之民浮屠法本無妖故輕重之差如此若非矜謹則或以爲不軌而盡誅其黨或以爲有妖而特殺其首不無枉濫矣 吳育參政知蔡州時京師謠言有妖人數千在州界詔遣中使名捕者十人至則請以巡檢兵趁確山索之育謂曰使者欲得妖人還報耶請留勿往此鄉民依浮屠法相聚耳可走一介召之立至今以兵往人心驚疑奈何中使以爲然召之果至械送闕下皆以無罪得釋而告者遂伏辜此又矜謹之大者也夫太康所捕有罪而

蔡州所送無罪何也事浮屠法相聚祈禳名白衣會法所禁也依浮屠法相聚無祈禳事非白衣會法所不禁也苟非矜謹之至豈能不濫如此哉

三事並見本傳

王琪

王琪侍郎知復州民有毆佃客死者吏將論如法忽夢有人持牒叩庭下曰某事未可遽以死論也琪疑之因留獄未決有司曰無足疑者琪曰第留之後十餘日果有新制下凡主人毆佃客死聽以減死論吏民莫不神服

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按此非思慮所及蓋平時矜謹故感於夢寐記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其此之謂歟

王延禧

王延禧朝議初爲岳州沅江令歲饑盜起親獲十餘人賊皆應死法得遷官延禧歎曰是皆良民窮而爲盜令旣無以業之又利其死以爲己功亦何忍哉諭被盜者悉裁其贓盜得不死延禧王黃州孫也

見曾肇內翰所撰墓誌

按周禮荒政曰除盜賊謂饑饉盜賊多不可以不除也延禧親獲十餘人蓋以此耳邀功希賞非其本心故諭被盜者悉裁其贓使得不死夫捕盜之官利盜之死譬猶矢人惟恐不傷人其術使之然也雖遷一官而殺數人榮不足言愧何可勝君子豈忍爲是哉若殘民害物罪不可赦非窮而爲盜計贓抵死者則其獲贓受賞義在懲勸君子可以無憾也延禧所捕實與此異故竊歎云爾折獄龜鑑終

於矜謹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爲物所遷斯失之矣故有利
人之死爲已之功者或文致於大辟或誣入於極典寧復
能存不忍之心以貸應死之命乎故著此事矜謹篇末庶
幾覽者有所警焉

折獄龜鑑卷八終

折獄龜鑑跋

宋鄭克折獄龜鑑二十卷完本已佚明陶宗

說郭譌作晰

獄龜鑑僅數十條憑臆竄改不可曉其義理

卷

欽定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者書倣和凝父子疑獄前後
集而推廣之分類隸事始釋冤終矜愼凡二十門每條下注
明出處雖櫟括原文然如所引風俗通黃霸薛宣何武三事
因話錄裴度事東軒筆錄許元事今原書皆闕頗資好古家
搜索間因事跡不符附以證辨尤見著書不苟惜經纂書人
割裂頗失原本面目釋冤門柳慶條注又見迹盜門而今在
察盜門懲惡門張輅條注又見察姦門而今在嚴姦門至釋
冤門李崇條注鞭巫事又見懲惡門則驛入宥過門之末致

懲惡門首條反闕此皆顯然脫誤也然非大典纂錄則并此帙不可得見茲敬遵

四庫編次其傳寫譌舛處校正數十字亟刊之以貽究心吏治者苟得其意而變通之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不無裨于明慎用刑之旨云錫之錢熙祚



